

判

教授

文書

書教

師學

射

投壺

圍碁

射御

選舉

禮賢

祭祀

喪禮

文苑英華

五百十一至五百二十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一

判

教授文書門二十一

博士教授判一道

釋菜爭論判一道

持論湯武判一道

持論攻擊判二道

無鬼論判三道

注書判二道

丹書判一道

學書判二道

讀書判一道

識書判二道

文章判一道

備書判二道

寫告身判一道

故紙判一道

博士教授判

任太學博士或告教授失所云不知輕清在何時叙

對

朱温

宗伯建官成均務學本乎風化爰立庠序人惟教首義在

通經所授復據禮文有誤深非儒者講信之道自闕師資
齒胄之儀曾非挑撻四時訓誘事乃蔑如三月違仁豈無
尤矣且如迷復未曉輕清儻舞樂或乖問變則可如論詩
不足在鼎何觀既投刃而非虛宜稱一作觥而見罰

釋菜爭論判

得胡甲許乙俱任一作直講因釋菜爭論遂形於顏色各
持棰以相打法司科罪

對

膠庠之設國容在焉禮樂既陳王教茲始學之不講儒者
為憂道或未行達人增歎皇上崇大文教褒進儒術屬澗
頰可採爰奠祭於先師壇杏初開將發明於古學胡甲許
乙說禮談經異議既生爭論斯起操持棰扑恐學業之不
明顛墜衣裳見朝儀之有失四方從學華荒並湊百寮觀

禮簪紘成行不慎于儀何所取則既憊規矩合寘刑科

持論湯武判

乙開筵講湯武事弟子丁曰無食馬肝乙撻之不伏折師
塵尾事

對

君子為儒學以致道聖人立教言無非法乙惟廣業義取
精嚴函杖席間未述唐虞之際開筵講肆遽言湯武之非
符彼黃生之談爰有青襟之刺不能伏羲故為達人喻以
馬肝足為知味折之塵尾噴有煩言一扶何傷將子無怨

持論攻擊判

慎到遇接子於路因持論遂
攻擊人謂之狂生自去非
狂生

對

常從心

講學崇儒語郊先禮詩書之奧以佇言揚玄妙之門方求
理辯初聞慎接其疑析精微既遇於途詎爲傾蓋之厚各
持其論以爭重席之功湯池鐵城取言譎而自困焚舟夷
竈庶攻擊而無迴設喻指之縱橫不聞三倒語折角之勝
負方持兩端孔丘聽歌知接輿之有德漢高揮洗見酈生
之不狂拘繫之端治長何罪言談之下甯越無辜恭論兩
賢請從一釋

同前

賈承暉

淹中闡教摠三墳以昭彰稷下馳聲籠百家而紛糾是以
陶冶代俗脂粉寰中事鬱不刊之書理貫無疆之美惟慎
與接契叶情忘忽遇諸途乃相問道探蹟致遠飛辯交馳
索隱鈎深玄談競瀉如磋如切類登更僕之筵無體無方
屢動起予之對公超山北吞八九於辭場伯起關西咀數

千於辯囿孰謂寡識莫測高人輒此拘之誠爲未可

無鬼論判

甲執無鬼論俄而鬼忽來取求乞免鬼云誰似汝者甲云
乙似而便死後乙弟知告甲謀殺兄不伏

對

鄭績

神理茫昧幽期彤纓揆之於有演象渙於周經覈之於無
持論標於晉史甲也持離堅之辯乙也遭死妄之災人謀
鬼謀殊預能之迹一生一死等交情之見雖在原有急難
之忿而徒壑無可返之魂不降錫齡之神忽怨滯昏之鬼
且當其變起倉卒事兼大枉苟寧我之是圖豈恤人之有
責况泛詳昭典靡及幽途讓以偷生方期耻格抑之謀殺
稍涉淫刑菲見所窺事宜從記

同前

趙不疑

惟恍惟惚甄巨匠於無名一陰一陽鼓鴻鈞而不息是知
天道玄遠子所不言甲以志尚縱橫心懷貞正振談端於
海嶽抗高議於雲天取類阮瞻疑書生之自屈有符宗岱
遇使者之方求乙以才貌略同稱其似是殊仲偕之昆弟
於此相推異張衡之後身斯焉見取生乎公府無聞鶴板
之徵冥冥幽途忽見鵲衣之召弟以鑲原義切鴈序情深
惜棣萼之無春恨泉高之不曙告稱謀殺未達幽明語事
雖云代命至理終當溘盡捨而不鞠實謂為宜

同前

張景明

幽變生物惟微有象演伏犧之卦式載鬼一無鬼字一車脩魯
人之冊文一無文字時生二豎永言其事豈獨前聞而甲道在
自專情非博應仲舒往記則謂知言于寶舊書斯為妄作
爰非有象持成論衡徒析理以致詞終忤冥而速矣恍惚

而見始慮院瞻之疾髣髴有言仍多杜畿之請惟乙不弔
奄及茲凶以蔡邕之形初聞有似負莊叟之患溘然無疑
一作真滅昆既求往於隙駒李實悲鳴於原鳥雖死同無地情
切于懷而生乃有涯欲將誰咎薄言謀殺理謂無憑

注書判

斛律景注書為長孫乙所竊遂行於代景男訟之

對

自鳥跡垂文龜圖渙彩經文光乎歎鳳詩什粲乎歌鸞由
是百氏分門九師殊見詞義紛雜褒貶莫同針彼膏肓起
茲廢疾杜元凱先鳴於鱗史王輔嗣推雄於象繫一作高經
山景慕何莫由斯斛律景投斧誓心題橋表志研精覃思
温故知新採摭羣言遂立訓傳實求貽厥垂範將來長孫
乙宅心典墳先無書籍習史迷於逐老窺字感疑於陰陶黃

金滿羸罕有一經之譽白珪無玷不聞三復之言而猶借
韻李竒竊名州黨今景男有訟方覺是非理須更爲昌言
美惡自然明白

同前

卦演龜文書分鳥字左言右史紛綸於圖謀帝典皇墳昭
彰於篆籀自非沉鬱澹雅以居業脩辭立誠以進德則未
能究精微之奧窮闔闢之源惟彼長孫器劣才婁竊沉冥
之號求著述之能覽向郭二莊其爲可及見虞王兩史自
謂過之殊不知道不虛行名不苟得蝸甲蛇虵有似之而
非真寶玉大弓亦得之而便失厚顏之甚實謂伊人景男
之訟誠曰未達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慢藏致盜
則又誰咎請更詳審待至量斷

丹書判

甲以經多謬乃自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親
友一作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其聚衆筮之訐稱有故

對

李希定

去聖久遠微言將絕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大義
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患甲總覈六藝研精百
氏紕繆必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升我堂矣自光揚
於漢策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蠹金碑之字道茲鐫
刻魏文典論豈列鴻都揚子立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
聞紙貴將萬古而不刊於千兩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
諸旣無索於杜季庶息威於甯越

學書判

丁學盤孟書庚相爲引重後一云遂學或去之舉庚或正
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負狎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秘奧四微收藏必温故而知新
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方求
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之心司
敗在官遂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卻詵其人旌國史
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輦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弩之
言以錫來一作乘車之寶

同前

郭立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遊藝負笈從師服膺孔甲之書
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庚有親本之風乃思
延譽之美為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不以引重之恩
而忘奏舉之義眷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事非遙卻
詵之前蹤可襲行諸則抑推古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

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讀書判

甲讀周書陰符或告違法

對

孫逖

所習有業著在前典不讀非聖聞諸昔賢甲知敬學之為
先遂發憤而妄食既而下帷之時不學明訓張燈之際乃
習陰符徒成仲舒之淫不如元凱之癖稱違法式誠則尹
咎欲將議獄其或有詞至如太公傳符蘇秦佩六國之印
黃石授記張良珥七葉之貂苟如斯失無寘于辟

識書判

乙家有論語讖隣告其畜禁書科徒一載邸斷無罪未知
合否

對

薛邕

幽家玄苞秘書亦制賈逵是摘且未能言鄭興不為孰去
有學儻在法而斯禁寧當刑而可捨不惟斯乙嗜學可嘉
仰惠施之藏書得蔡邕之舊業通德惟異未聞北海之旌
里仁是依遽致西鄰之責有論語之讖則稱私畜禁書覽
天官之文豈曰潛窺玄象將借名以責實何如一作以而
為多役以牽傍事非舉直聞言是信雖吾子之有猜執德
不回終匹夫之為諒請從郡斷以黜鄰告

同前

孫宿

先聖立言蓋非為已後學敬教可以潤身且匪亂常如何
議辟乙門殊闕里室有儒書雖則家藏未違邦禁同原伯
之不悅或可見非比帝氏之能傳實惟濟美鄰人誠為妄
糾彼已未越彝倫遽欲論刑何縣吏之從昧不寘于理知
郡司之有孚

文章判

鄭景才學高邁郡牧使求其文章景扶醉揮毫書於几上
令使者寫之而去法司以為失禮欲科傲慢罪縣令以文
同宿構堪為薦舉

對

康子元

鄭景學邁八千自高天爵郡牧賢求五百式賁人文而礫
魄無拘忽醉厨中之酒崩騰有作便題几上之文使者操
觚寫而旋去司法執憲訊以剛來雖嫉惡之誠初疑可爾
而優賢之道良或未然邑宰政尚儒風事符茅茹以為詞
同宿構無慙孫綽之金德應敷敷堪薦卻詵之玉眷茲兩
議須尊一理昔嗣宗酩酊曾不寘以科條今鄭景含毫何
遽繩於傲慢請輟埋桐之事微申樹李之風

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筆以答其背甲告他物
毆人

對

鄭少微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脩業固無
取於筆耕興藝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衷靡及旁狎是
崇疑宓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室雖一扶之何
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毆擊法難逃

同前

李休烈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槩求工道既多門
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
榆之蔭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罪迹方均於甯
越汗簡之責既不見稱折筆之尤理宜從謹

寫告身判

麴紹遠法寫告身邀勒選人爲選人所告

對

龍首高居揔羣材以成務鴻翼漸陸入會府以叅名既而
樂鏡晨披山書密奏或連輝於喬木乍忝迹於場苗九流
多材百司職廣既稱隨牒理藉符文麴紹窮巷無資傭書
有素兩臺之妙雅善於銀鈎什一之求近通於金市挂迴
鸞之健筆徇鳧鏹之輕資事既叶於私求迹已論於明憲
一作於昭憲一作況籤授之法本在職司擅鳴既達一作且無條貫
惟公書寫終自利刑既紊三章湏窮兩造但選人以輕酬
致怨麴紹以苟得生嫌若使不食先言便招後訟寘之嚴
典惟會直繩

故紙判

州申遠年故紙請賣充公解支使

對

六合為家萬方同費用人文以成化藉鳥章而理物由是
簿書嶽峙文帳波流酬答極於嵇康沉迷昏於公幹按牘
之理義在隨時曹局之資固宜適用即有年代浸遠事跡
淪沒寘諸幽閣疑孔壁而生塵納以嚴扃同汲書而有蠹
桃花之色對春園而欲曉魚網之彩俯秋水而將沉羊續
則不任補袍揚雄乃纔堪蓋醬令式既標年歲州縣自有
準承何事強申方來取決請以狀下任依彛途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二

判十

書數師學射投壺圖碁門二十七道

書

字詁判六道

署書題閣判一道

錯字判一道

數

習卜算判一道

易家有歸藏判一道

觀生束脩判五道

師學

斂方瓦合判五道

射

兵部試一作馬射判一道

引弓不中判一道

實爵西階判一道

雙耦射判二道

投壺

投壺判一道

圍碁

圍碁判二道

書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許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簡
恐誤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況祕緯有府寫書置
官傭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罔一作齊於疾
徐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
甲斯篆非罪勿籍

同前

裴騰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効於
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之筆
微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
微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獲免

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備在寫書之官不
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楮計日不移無
慙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推
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務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
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
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
之出入於是乎在

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効先則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緘滕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三寫為務理宜不憊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於當時鉛黃莫施於學校典一作較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一作則紙類以難易論功時一作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濺深之量方申大小之辜

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婆婆玉府掌握銀鈎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畧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墜業擯遂去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揚厲終古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丈之宏模績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檀一臺越市推珍還

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鮮
克屬以功開揆日翥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矐隴之畫
閣式題飛榜方呈鵠返之書生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菱
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隳素業垂堂取誠誠欲謹
身良台遽捐其如棄訓撫常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
之門風深遠祖述未言丘首難忘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
復懸針之藝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元稹集無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苟異因緣之姦
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援毫
遂見尤於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儻以百為千比
賜縑而難赦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苟殊魚魯相懸
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訴以可行難書
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訴人在法當爾
數

習卜筮判

趙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並解卜筮所司補丁為卜筮生
補乙為曆生訴稱曆生六年滿兄年長易就卜筮生八年
方滿弟年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苦訴不伏

對

康子元

趙達餘苗惟丁及乙並測玉衡之度俱閑瓦兆之占二十
未能成童已邁謀龜謀筮補丁於卜史之曹六日六旬任
乙於保章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於弟兄
徒稱易就訴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有讓詞庸無他計

既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司差擇寧乖允當各參爾位無或
浮言

易家有歸藏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鄰人告其左道不伏

對

元稹集無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
淵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
背於周經而七八為占爾盍觀於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
歸辨數雖冠履相睽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
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觀生束脩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筭生例徵束脩訴云蓋伎術
不可為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筭之伎術生終不伏

對

張太古

天地設位羲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著
授生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觀生朝視禎祥夜瞻恒象
願知分野思辨華夷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坐師徵
其禮同彼筭生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觚之事尚乖著業
徒爾受財雖勒望於束脩終難同於伎術生之不伏頗同
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知理奚至費詞

同前

張瑗

執伎以事嚴師為難束脩既行誨訓無倦惟庚業茲曲藝
就彼師資隅際樞衣已稱弟子席間函杖一作須稟先生
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訴以筭非伎斯為妄矣在三
如一其若是乎既虧北面之禮須受西鄰之責

同前

李子珣

庚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寶劍於豐城天上
瞻星識賢入於潁水既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
束脩是微所務雖殊於算生其致亦同於觀者康成博物
計天儀而不差裨竈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一此豈曰
殊途觀生算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輒此薄言須料虛訛
之誓俾從伎術之例

同前

張子琳

師資之道非唯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諟觀生積習
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鈎深賸秘雖請
益不倦而斯道難弘忝曰服膺束脩宜其見贈雖云伎術
酒脯何所欲供算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庚實可矜

同前

李仲雍

仰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數以分官
列保章而命職庚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陳迹
採劉向之故事補職觀生扣鍾師業銀河宛轉瞻一水而
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有言且束
脩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算其異歟言生合有束脩稱
算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少之差方定是
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師學

毀方瓦合判

太學官後篇作得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之
本不許太學博士此題又載五百十五卷今已削去

對

呂頴

國崇太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憎夫古訓
好是多方徒探儒行之辭俾從瓦合罔思潔矩之道不改

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先師之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致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明徵胄子順以嚮方幸無迷復

同前

崔玄亮

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眷彼儒流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致方以為心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司業之規無取學官之見

同前

元稹集無

教以就賢雖無黷下俾其容衆則在致方大學以將務發蒙宜先屈己君子不器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合土之

譽況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為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憎

同前

哥舒恒

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誠寧遠從衆之規惟彼國庠典夫胄子以為公侯之胤自代淹中謂其禮樂之家難為入下故致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臻儒者之旨正唯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同前

白居易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致方而和衆況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園鑿而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剝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集作學者所

宜黷之
此篇元編在五百十五卷今移入于此

射

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塚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文此乃選士之禮

對

姜公復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
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
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芣令太常之踰局一作奏曲
且五善之禮無赴赴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
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
耻也

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為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
選將依格式

對

張叔弼

射以選德期於禦侮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瞻彼夏卿置茲
列校行乎歷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載張微七札之武力
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揚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
戰勝戴鶡興論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有司之罰

實爵西階判

甲以射會賓客實爵於西階之上賓之拜受者三人頗疑
其衆或曰多以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

對

嚴公衡

習射觀德序賓惟賢苟為當仁寔為合禮甲爰展我嘉事
將脩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屆宜展敬

於初筵故主揖升而賓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降之際既
匪憊于儀德藝可尊寧限之以數蓋恃多為貴者且不曠
於禮夫

雙耦射判

庚為士雙耦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對

李邦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士或未賓賤亦為耦庚列於下位陪
此和容弓矢斯張乃同於相圃蘋蘩或獻何射於澤宮誠
爵命有殊在客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鴈雖尊樂嘉賓之
心射侯無間事既殊於僭上辭未失於謙光覆視前經誠
為未害

同前

穆贇

將欲觀德式崇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義

之首惟庚是時疑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繁之節揖讓
而進忝大夫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爭而為
仁亦發彼而有的且尊卑異等在典法而則然德義同歸
豈班列而為間庚為稽古或乃諛聞

投壺

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去魯鼓不作失儀不伏科罪

對

周公制禮玉女騰規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
之禮非無賓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申
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復桂彝章
此而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理詳文將謂
為允

圍碁

圍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師愛與人弈碁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
糾察

對

鄭少微

蕭一作蕭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彼
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靜柝邊城焉得留翫弈碁
撓師亭候懷爛柯之未收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而否臧
況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孽難逃糾按之明職司其舉
請拘司敗以正爰書

同前

畢遷喬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迺忘情於奴戲
雖費帑不輟未可因循而陶品既捐何勞健羨一枰之上
空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秉驄按罪
執簡彈違白以群兇寔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
逗撓雅符彝憲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二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三

判十一

射御門三十一道

澤宮置福判六道

張侯下網判五道

不以騶虞為節判一道

不以采蘋為節判二道

鄉射司正倚旌判一道

賓觀武藝判一道

矜射判二道

祭侯判五道

馬驚師徒判七道

射不穿札判一道

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福不設中御史劾之訖云
自邦國已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之前聞

對

鄧承緒

六藝之脩五善之備禮稱觀德義在與賢豈加爵而益封
實選士而預祭惟甲何者司射澤宮見狸步之張侯以鹿

鳴而應樂設中置楅用陳矢筭之儀釋獲建旌遂明多火
之數賓主存乎百拜公卿繼乎六偶能其中質定以和容
豈罰觥之爲慙亦削地而成耻禮之美者德實在茲況名
位不同自邦君而節制器物有等寔王者之殊儀卑不踰
尊上得兼下法官所劾敢奉守官之誠訴者有辭恭聞克
謹之義

同前

潘文環

祭以訓恭射唯觀德出正東質將定於賢愚備物致用是
昭其典禮瞻言爾甲司此澤宮張熊侯以示威酌貍步而
遵美飲筭初列爰立豐以表儀射器斯存亦置楅而供命
然以高卑異等名位殊倫若事屬諸侯固宜同於相圃而
舉非王者爰可論於設中既無共職之懋寧懼守官之劾

同前

程休

刑措化成教尊義立將崇大射爰隸舊章先習禮於澤宮
且觀德於方國恭惟彼甲天子有司展四體而能勤事一
人而匪懈固合在儀必備豈可立事無規今則乾道昭回
天光臨下捨矢如破雖則射不主皮置楅無中如何發彼
有的法官之劾以告闕於今供司存之辭訴未聞於古制
雖五等有數四侯既張而茲禮不存斯人何罪

同前

蔣準

射以觀德禮先擇士是明五善之義豈從六藝之卑况聖
敬日躋王假有廟將期預祭之事是知必爭之道甲學乎
相圃司彼澤宮并夾既陳決拾斯欣思備物以致用奚曠
官以速尤竟不具於鹿中乃空歌於貍首未學茲甚不敏
則多天子之儀用或兼下諸侯之禮事乃舉中使揚觶而
有言發功而足獻遂合會稽之美每抽厨子之房肅慎之

貢仍韜夏后之服緊謂

同前

裴子建

選賢觀德存乎射義為邦之度因文物以肅陳將祭之儀
必先朝而慎習於是審茲狸步張彼熊侯楫至讓升和容
顯於相圃持弓挾矢雅頌彰乎澤官司馬分進退之規工
入奏蘋蘩之節百禮式序五善無替既有備於置楅復何
遽於設中法官執此簡書欲行觥棗詐者確乎執理憑於
名制用捨之道抑有司存且列國諸侯擇士而祭自守彝
憲無相奪倫事乃屬於邦君罪寧歸於彼甲緬稽古訓斯
為正典得失之旨居然可知

同前

劉肱

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弑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
觀德將因捨奠是用求賢甲為主司素非違一作達吏澤宮之

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乖魯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三
侯決拾既欣於瑀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一作鹿兕或
有國之前聞皮稱熊豹蓋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詐雖以執
禮為詞闕而不供終當毀擯之責請依中典以勸無良

張侯下網判

景張侯下網不及地武賓遂費之監者謂無楫讓之禮不
坐奠豐上賓袒決而退

對

劉璿

六藝崇射五善遵禮景也張侯職効能於棲鵠賓之遂費
遽呈妙於啼猿曾不知楫策有楫讓之儀飲筭行多少之
節下網不及如堵奚瞻監者有知奠豐是闕人而無禮袒
決難留以之觀德從何擇士若不論辜是誣恒憲

同前

王諲

國將郊禘王有騁享宴而習禮射以觀德大侯既抗敦一作弓乃堅天子張熊武之威諸侯異朱玄之殺不及地武何所失儀高其下網誠為順理然禮崇三讓無聞固請之辭射有五容先招不至之誚雖飲於少筭自可奠豐而獻爾發功方觀袒決於賓微於一作捨禮在景何所懋儀但欲旌能期於書過

同前

考賢論材審藝觀德爰設三侯之禮以崇五善之儀狸首登歌是求於合雅采蘋斯奏何先於主皮惟彼武賓齒于其位宜揖讓中節允諧一作於觀善何穿洞非儀坐彰於伐德網則未不射何速如自貽監者之尤遂干司馬之政不奠于坐誠叶周人之式袒決而還亦符相圃之事雖君子之爭戒一作所苟得而士師之律未可深文宜從肆緩謂叶

平典

同前

姚承構

開彼澤宮臨茲相圃可以觀德必也射乎所以揖讓而升審固而動矢流貴的侯服親於主皮樂奏采蘩笙鏞備於和體豈失于獻士而亂於簡能下網靡及於地前飛羽虛驚於雲際坐奠斯闕袒決而還宣父之妙誰崇仲由之令何寄且君子之爭應免於嚴科小人伐伎須從於薄黜禮律之道斯合宜然

同前

嚴迪

景遵狸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網未踰於先制賓則有藝執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每聞於破的彤弓既殷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禮成揖讓不獨主皮徒矜袒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

非法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實罰

不以騶虞為節判

大射之禮主司不以騶虞為節

對

寇泚

禮經之設寔和天地凡在有司理資虔恪况大射斯御大
侯既張誦狸首以成章歌騶虞而應節匪文匪武載光於
禮容委遊爰豫一作爰武備於彝典崇析俎之儀助發生
之氣豈得詔弓之旨致闕公官彼茁之規猶虧相圍位已
乖於司射法須加於秩宗請寘鷓鴣之科以懲樹皮之失
不以采蘋為節判

甲會射制氏不以采蘋為節所由如罪許稱非三命已上

對

韋述

射以習戰樂本宣風雖君子之所爭乃先王之修訓惟甲

幸逢光宅早踐榮班羔裘以朝未登三命之秩主皮為會
咸茲五善之儀興武與同必期多算和容中質不出于正
節未及於采蘋事有歸於制氏欲加其罪竊謂誣辭且物
有司存孔門垂教失官為慢春秋所規節以樂章誠則大
夫之禮非禮不動實惟先聖之暮師古未表其明知禮反
招其咎所由斯罰有異繩愆制氏有言誠為舉枉

同前

馮萬石

三皇威察利用弧矢六藝和容率由飲射故澤宮相圍揆
尊卑之節出正中質定賢愚之分既參之以樂章必備之
以禮物甲利乃習妙言會其儀豈徒主皮之善將勤君子
之爭制氏頗曉鏗鏘班乎樂職屬斯登降須徇疇人寧宜篋
簾不修鍾鼓靡奏闕於所守罪亦何疑至如武侯熊侯自
天子而斯達采蘋采繁一作采由命士而有差理合各附

等威威依節制詐非三命已覺詞游將扣兩端須知甲品請更閱實然後定刑

鄉射司正倚旌判

甲司正命獲者倚旌為有司所糾詞云兼官無事

對

李思元

國有燕饗代存飲射貴以觀德先乎踐禮故比茲六耦是辨其等威抗彼三侯必憑乎班列眷言伊甲則曰司存寔掌厥儀克閑乃事序賓朋揖讓之則進或歷階贊射辨升降之儀退惟輔序而決拾是伙弓矢斯調射人發功非無破的之藝司正命獲爰有倚旌之禮將欲秉其多筭罰以弛弓使夫沮勸必明威容可則况職不在備禮或從宜無事則兼寧云離局之過有司所糾實負曠官之責

賓觀武藝判

乙為賓觀武藝主人三拜不答兩拜責其闕禮

對

李暄

侯以明之射有觀者設中筭以章物立其實以相儀乙鄉黨稱賢進退有度將拜至而拜洗且三讓而三揖一作接是欲體和容之節知曲藝之美匪惟訓人抑又觀德豈可空瞻棲鵠未盡主皮尚陳旒酬必候一作候與答將疑飲數故異禮容既不爽於威儀亦何勸於偏拜謂之有闕宜乎未甘

矜射判

樊少翁與箭張迴各自矜尚詣府以迴優少翁不伏

對

李迪

武有七德所以保大定功器重五兵所以禁暴戡亂在三端而不棄居六藝以為先張迴擅飛衛之功樊少翁得養由之妙同觀桂蠹並斷征鳥暫寧繁弱之弓載發忘歸之矢

俱窮中質各盡和容未見於樞謙遽聞於矜尚君子無爭必也射乎府司既曰迴優少翁如何不伏

同前

郭行則

少翁繁弱靈苗張迴忘歸遠系各是良弓之子俱膺美箭之名類筋角以甄形攸資定體固鏃羽而成質期乎陷堅蓋取諸睽用明弘矢之利道該於藝允覲和容之能非唯取貴禮經固亦以威天下是處顏高之室稱乎六鈞寔發養由之弦先於百中論其飲羽本為相資詰以主皮事非獨善瞻言繕造何劣何優據其精靈徒矜徒尚文戰而未覺先鳴齊驅而適聞後殿少翁不伏雅叶通方張迴非優謂符彛典

祭侯判

得甲祭侯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伏

對

表歆

唯祀與戎禮之大者觀射見德侯其是歟俾徼福於爾靈將示威於我衆所以司馬張皇於五射梓人盛飾於三侯繫而有儀下網不及於地武祭以成禮上射更楫於堂楫是則俎豆克陳熊武相間多算少算射人或觥於示疑作爾爵強飲強食祝史無愧於我辭冀必懲於不庭是有祈於介福雖非宴禮宴曰武經既庶幾於戢兵復何疑乎致祭秉聽之糾斯心美至於加諸而中鵠之誠彼甲未越其典則禮不瀆也神其吐之

同前

魏兼柔

楫讓而升發彼以祈爾爵正鵠苟失必也反求諸身甲主張三侯是供五射簋貳以薦初陳強飲強食之辭金奏既動間以采繁采蘋之節厲九圍有截五兵載橐宜習禮於澤宮

可觀德於相圃下網不及於地武中掩以待於手弓惟若
寧侯則抗而祝也所以擇士乃與之祭焉稱非息宴妄為
柱史之糾觀其守職未失梓人之規無咎可貞甲免夫戾

同前

李挺

澤宮舊典相圃遺法實備多儀亦彰異數至若一日之澤
息物休農四牡既朝勞勤式宴於是取像貍步設廣庭之
禮物載張獸侯量下網於地武射之義也豈直主皮神則
憑焉必俟工祝羞脯醢之嘉薦陳儆戒之順辭或中鵠而
而升則實爵以獻終乃示其慈惠庶將強其飲食正依經
禮寧畏簡書爰詢栢署之言未達梓人之職甲之不伏可
謂守官

同前

秦用

五善與能三侯是列俾射夫有獻庶君子必爭甲藝窮決
拾心惟審固成規月滿則先張之弧如破風馳能發彼有
的對梓人之成器受司馬之滿觴祭則有經辭豈失舊既
不寧是抗非貽福謂何且使臣農夫息宴以禮而主皮栖
鵠降殺異宜如或獸侯斯張是則豕冠虛觸尚迷歧路更
佇指縱

同前

姜庭琬

祭以主敬射以觀德三侯既設遂聞熊豹之差二簋可享
爰甲脯醢之奠甲進退有度揖讓而升方備於五善詎界
於六藝有如武子之妙以取牛心類后羿之能無全雀目
祭必如在神當格思唯寧者立以繼代不屬者抗而射汝
強飲強食陳祝史之正辭克禋克祀介曾孫之景福必也
正其齒位補彼兕觥將勞農以休息乃示宴以惠慈鐵冠
所糾恐未三思鉛刀見用終資一割同於噬脂難以甘心

馬驚師徒判

卜氏為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為無勇卜氏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寘于理誅者執云非罪

對

梁庶

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綬克敵是因奪旗攸屬卜氏叅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謹於有司載輿慙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劍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之客是用捐軀不恠一作各視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秉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甄死節以寵鬼雄

同前

揚仲昌

師貞以律大易微言羣吏聽誓先王垂則卜氏致躬廝役

頗事戎昭似秉丘之摠兵寧執御而無勇遂使秋一作還塞北介冑慙容日暮城南鼓鼙傷氣監軍執簡而往操刀必割冀圖賞罰以制忠邪但授一作授綬匪憇流矢斯驗嘉赴敵以徇節亦議功而何妨禮經孔昭誅德惟允實卜也之非罪宜捨諸而無惑

同前

呂令問

將執御乎必使能者伎苟有素失乃非愆卜氏御戎豈其敗績六藝之末尚勤夫子之言十乘之先遂執王良之轡既而師貞以律騎勇爭鋒外強中乾忽陸離而莫制大軍小將却遷延而欲奔非馬其人異叔祥之沒怨有矢在肉知責父之非罪圍人以告誠合誅之生也不欺將子無怒

同前

梁涉

赤羽相向魯載秉丘之役紅塵交飛國驂責父之御事足

蒙馬力均投牛變非銜檄驚爲流矢殊卻克之不止因潰
齊軍成魯師之小却便亡卜氏汗朱輪豈敢言病驗白肉
乃知非罪逝者既往吾誰與歸死而可哀士始有誄此焉
寘理孰曰監軍雖欲必也正名是故惡夫佞者

同前

褚思光

卜氏習聞秋駕工隨水曲屬出車檻檻有六月之師將執
訊連連成九天之騰而深谿難拔小駟易驚殊攝叔之致
師有懸賞之敗績是無勇也於此死之監軍糾慝未窮通
憲必若馬爲流矢所驚人殊執轡之罪則死非其道一作
誅得其功率象前聞寧宜寘理

同前

楊慎金

邊候時警聞列將之授師戎車啓行有僕夫之執御白刃
交下望軍麾而且前紅塵四飛聞戰鼓而戢駭甚朽索之
爲御因交綏而小却疇昔爲政雖異羊斟不仁今時敗績
還同卜國無勇結纓而盡復矢空非請易其名蓋難寘於
下士將寘于理焉可罪於亡魂雖聞舊經非辜當失不誅
不罪斯焉取斯

同前

劉璿

登庸取士六藝稱先設策除兇五兵是要卜氏爲御招愆
於馬驚監軍正刑志存乎鷓逐昔懸賞理御嘗聞流矢之
災卜國佐驂遂彰白肉之患有功必賞有犯必科未明敗
績之由須覈馬驚之故請重尋詰然定是非庶使幽冥申
寘功過昭著即寘于理深涉乖踈

射不穿札判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詞詰之辭云液角者不
得牛戴牛角

對

白居易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莫體以成執
簫而獻中規無不作橈六材雖則合三捨技有憊七札不能
穿一且集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入
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典足徵彼自乖於三
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四

判十二

選舉門三十道

舉似已者判六道

舉方正者判三道

舉嘉遁第判一道

自舉判一道

舉人倨傲判一道

自比管仲判一道

貢士不歌鹿鳴判一道

鄉貢進士判五道

貢入帖經判一道

括州貢士判一道

獻賢能書判二道

舉賢任選判二道

被替請選判三道

詐假求官判一道

知名配社判一道

舉似已者判

丙充使舉似已者御史糾按丙稱但成三物唯善能之

對

陳齊卿

舉善國經為善身守有觀風俗俾擇賢良故輶轉疑作一
封尚且通於鍾律埋輪八使豈獨懼於豺狼丙以星車達
諸天府惟賢能似雖離不忘御史彈違莅職肅物臨人謂
無失於奉公乃見傷於與善使苟為駸邁詩東門之粉駸邁
但其下既引羊畏此簡書則羊舌廢而不與和奚誰其請
老制命為義然暫威於栢臺察理莅仁終取連於茅茹欲
成三物方建一官所糾之言其細已甚

同前

屈突滑

天生蒸人樹君以牧國有理體得賢其昌丙人伊何縻我
好爵發揮王化對揚天休整日馭以觀風駕星輶而問俗
方欲庶績其疑伊又九功式序搜遺逸於巖薮訪才能於
草澤舉不失德推皆似已既無替於拔茅亦何慙於擢一作
桂且鯨則廢命禹乃嗣興奚其歸老午也膺職內不子避

外惟讎舉建茲一官成彼三物自叶彙征之吉寧失鶴鳴之
義憲司所糾誠為妄作不能沮勸忽肆淫刑參則不敏未敢從命

同前

裴春卿

受命觀風光膺耳目停車輟駕是牧疑作翹楚知之不遠
十步自得於芝蘭行之有隣千里方聞於應會惟彼舉善
誠為好德出門無爽於同人投士遂多於似已類和奚之
直道有范滂之遠心建一官而三物克成舉十室而四方
知勸皇華允美所謂伊人白簡以聞徒為此糾

同前

獨孤峻

舉賢無私惟善所在苟利社稷無恤其地疑作故德能佐時彭
仲超於令尹才堪御敵觀父統於三軍唯德其人似已何
爽且魏獻舉代和奚薦讎將利國是資不阻親怨以進賢
為務寧問回邪故能建彼一官成乎三物先賢所尚君子

躋之事以類分去胡不可瞻言丙也直指是稱舉爾所知何敢沒沒良才衆矣多舉何妨御史繡服霜華驄威電發將遠執秩言寘僕區曾不知獄也放紛刑乎類類見左傳刑之類類曰淫刑以逞誰則無辜得善誠則可嘉糾按斯為戾也

同前

房密

進賢受賞求善以類苟有徇於廉能固無嫌於讎黨夫不惡汝句柳朔方為於栢人孰可代之伯華旋佐於軍尉事不為諂舉乃斯得以成三物奚獨一官且王命使臣匪躬之故位多君子何限之拘方勵時而激俗寧守文以牽制能舉善也唯其似之大夫之中則聞於祁氏御史之糾無為於魯人宜加爵地之榮勿陷功賢之議

同前

李翥

父教子忠為臣不易知人則哲惟帝稱難任官惟良庶祿以德莫不進方正之士獻賢能之書詩詠繡裳禮設庭燎衣冠濟濟鳴玉珮而來朝文雅鏘鏘望金門而待詔祁大夫之請老內選其親范文子之讓能豈遺其舊皆舉不失職義不在私晉國建其一官魯史成其一一作三物士遇知已惟其似之觀星使之來儀長歌棫樸覽霜臺之糾謬反示疑狐裘寧假有辭自然無咎

舉方正者判

京兆尹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詭衆虛矯奏請左遷

對

張萬頃

漢辟賢良周升俊造求我士庶登之于朝咨爾大夫褒然為首以弼余教將沃朕心况張敞尹京孫弘待詔軒墀中禁檐榆上謁如咫尺之在顏何槃辟以為禮將三命以必走奚

九拜以愆儀然惟才所難與人無備焉可納虛詭之說畏賢能之書苟上第之得人豈左遷之云罪誅可乃已吾無間然

同前

崔珪璋

制祿受寵以身許國夫不舉賢宜其削地故何武所薦先於宗黨孫弘慎擇果得詞林至如官則尹京爵為上秩問馬未能於鉤距推賢乃見於槃辟且不求備寧責於周旋如或可收豈徵於拜禮應屬天顏咫尺對黜失墜楚材儻以堪用卞璞詎宜便捨欲求上賞更俟試時因奏左遷孰云其可聖朝刑尚不濫舉賢理合從寬向觀稽首之儀未成不削之罪

同前

李伉

四方取則西夏為樞九流待問東臺是急若舉不失德實人所具瞻而肅穆清規崇嚴丹陛登清光於霄漢不違顏於咫尺則當進退禮容孰聞槃辟雅拜既無觀於叔氏亦何取於鄙人有司上聞攸資伏念儻使廣成不遠應無北面之尊綺李或存未屈南山之老試可乃已誰謂不然

舉嘉道第判

嚴虛應嘉道科舉試策及第選曹為非時進擬經臺有喧訴選司以虛名乖實貶第

對

徐楚璧

嚴虛草澤賢才蒲輪辟命玉臺對問既則登科仙署縻爵誠宜利用抑同選調詎曰非常坐見淪塞行招徃詐然則悔其跡也事籌鑿坯行其道焉何論負鼎諒出處之有異豈名實之相乖義在優賢理無貶第與言舉主誠則知人賞先茅之地非無故實奪閑田之祿未之前聞猶彼功曹以為直筆

自舉判

李昇朝

舉人據地判 標目作舉人居傲判

穎州常居於本屬舉刺史問所能乃據地而言刺史將為
奇才寮吏為詞色倨傲不堪獎仰處分

對

常希顏

常居汝穎奇才丘園高士干進二千石自謂五百年陳思
王之藝能唯聞自舉馬相如之文藻故且先容蓄銳門庭
審屠龍之已就露才州府望維駒之有期舉善進賢英翹
是霧負才任氣倨傲何傷計吏猶揖司空處士何卑刺史
或是栖遲之侶禮律未閑流岩之夫拘檢不足取優退劣
赦過舉賢庶以為宜未敢懸定

自比管仲判

無是子恒居草廬自比管仲去夢乘舟邑人告其虛誕
對 李昇朝

國家頓網鴻鴻廣羅舟楫人降三傑俾機務允釐天飛五
老而元氣清晏猶且弓招歲下徵拜日聞無是子毓德郊
扉澄神虛白效宣尼之竊比無踰老彭徵武侯之故事終
期管晏雖復跡符媒銜終是志越濟流或未可量有足嘉
尚昔月中見字尚表英童今夢裏乘舟故符王佐但聖朝
以丘園佇秀物色求人乘箕降昴之賓金礪玉璜之相必
循明實方漸台階今者邑子薄言告以虛誕且鄉人所惡
未可即依翁歸自陳亦難憑據言之無罪告上何傷

貢士不歌鹿鳴判

甲秀才充貢郡送不歌鹿鳴之詩

對

苗收 總目作牧

甲才惟國寶秀彼士林孫弘適見於贈芻卻詵佇希於擢
挂既忝鄉賦將觀國光雖賓薦可嘉而禮容未足鹿鳴不

奏鳳德何衰爾闕其儀我愛其禮乙有言矣郎何詞焉自
速其尤誰曰無咎

鄉貢一作舉進士判

鄉舉一作貢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對

趙岳

鄉大夫之興賢最疑作能大司徒之論俊造既升司馬又告諸王
天府拜而已登內史職為其貳周云進士漢曰秀才在今
日之區分非曩時之名數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
秀才之目美彼良士賢乎我師以窮鄉之莫知徒舉其小
庶會府之達識即致其大亦猶鯨魚之鼓溟海歎蹄涔之
暴鱗驛騶之局中庭望雲朔而驟首考功自可表其秀傑
技以殊倫縱常式之文不歲登其尤異急賢之地宜日新
於進才聞言不聽斯為蔽矣試可乃已何至是乎公使湮

沉坐令求訴

同前

漢辟賢良堯徵仄陋庶見拔茅之彙方資刈楚之才故選
彼鄉閭貢之天府始策名於進士誠合明黜終求試於秀
才一何乖謬既離局以干事方越樽而代庖薄訴雖多厚
顏奚甚國章攸著甲令斯存考功不聽誠則無爽

同前

講信明義修詞立誠豈唯潤身且以干祿一作以干祿仕德
成而上充歲賦於司徒道在則遷嘉名聞於會府叩兩端
而入仕博之以文論二舉之殊條奪之於理尋擇賢之意
無遺十室之才詳歷試之規寧隔四科之秀循名責實雖
在司存改業惟人何求物議

同前

權寅獻

拔茅稱吉大易至言刈楚飛音詩人起詠進士以鋪翰振藻見舉於鄉閭文麗筆精允光於省闈據才雖稱片玉無狀湏依一名出敬梓之鄉但論進士入握蘭之署旋求茂才名異奏名事便迂僻訐非訐禮義甚乖踈瞻乎不已之詞何哉無狀之繆請依鄉舉謂允公途

同前

髦俊之侶鄉曲有聲閱五車之墳籍光三道之詞翰是得咸充歲賦各騁翹材喧一作鶯谷以載飛歌鹿鳴而入薦既臻華省方得甲科但以進秀異名考試殊例不應本舉誠恐非宜考功不聽良為允當訐求不已何大乖踈

貢人帖經判

漳浦郡貢人景帖策不通所由將坐郡守云未成分仰處分

對

張憑

惟賢是舉慎擇為先明試以言得失斯在惟景策名歲貢待扣禮闈將登甲乙之科翻速主君之疾何則帖茲學圃既謝專經策以詞林仍非善中遂使仙臺清鏡徒訝於才難幽谷遷鶯空悲於歲晚顧惟州將豈曰能官據條雖未成分於事恐非公薦景當冒貢請用遠郊之禮守舉非才宜從削地之罰

括州貢士判

括州括州即括蒼也大曆十四年改為處州申貢士少

對

諸葛若驚

諸侯列士貢士有差稱彼地靈登之天府括州水鄉遐服台嶺仙區梓漆標材幾馳聲於俊造竹箭為美亦飛譽於東南頃以充賦上京頗規前古在褰帷而未失何直繩之見欺然則國家獵異搜奇招弓頓網移鄧林之茂樹接影

槐庭掩澤國之瓌材連芳芸閣既惟新而製典何昔禮之云稱廉使此推蓋申朝憲州將雖拒有味隨書

獻賢能書判

甲歲終致事不獻賢能之書御史糾不能教其所理辭曰待經三年則以禮賓之

對

宋昱

考藝尚實進賢受賞必久於其道乃不失其人甲也齒鄉職於股引觀其所與以德行為先察其所安則文理為俊縱舉不失選命曰能賢猶同三年乃賓以旌五物無爽筐篚以將其意笙歌以勸其從儒者為榮詞宗立志始於司徒授法終以大夫獻書俊寵於君舊史每令於續食成賦於國前王肇俾於計楷將慎薦延之儀遂下崆峒之拜登于天府貳於史職當由致事之歲則匪檢才之時鄉則守

官諒不愆於侯度臺應憎理頗有乖於紀律有詞不伐無簡可聽

同前

鄭璩

國有地官以帥職鄉則大夫而列位政無苟貳命在奉初告于鄉里頒司徒之禁令期於歲時登夫家之衆寡眷言甲者斯焉從政既受其法如璽印塗將教所理猶金在鑄是以俊造察本於鄉閭賢能薦登于天府同谷永之舉士不失薛宣類周瑜之貢才無遺魯肅况致事有典大比作程徇衆之暮義存五物禮賓之欽道在三年作良命官是甲未聞失德賞恭罰否彼憲何其謬繩

舉賢任選判

得上封事人云吏部計選不得其才請命公卿舉賢而任所司云知人之難恐不絕私非選士之策

對

鄭察

底祿任人惟賢是務居位稱職無私乃可况爰設天官俾
司衡鏡審輪轅之目每得山公表清通之心更推裴楷固
不失士將無棄才何必咨爾公卿獲我髦彥雖鄉舉里選
則有附於曩時而操柄執權諒難廢於今日且如知人匪
易絕私尤難前王以之則哲五倫猶是自疑家官必擇夫
至公庶流自息其貪競議乎經久曷若因循愚謂上封未
協中道

同前

盧貽

求賢審官分職揆務必資慎擇乃罔姦邪惟彼禮闈式蒸
髦士固亦品藻而無失夫何銓管而是昧所以懷山濤識
量蘊毛玠公方擇其琳琅誰云非允刈乎杞梓孰曰謬賢
嗟爾伊人議乎取士類匡衡之述古多所引經同谷求之上

封屬

一作獨

將言事教隳邦典政敗豎儒且涉緣情殊非革

弊天官嘉選是日司存月卿薦賢恐成離局

被替請選判

丁授官累日被奏替請非時選廢置不許云準勅旨冬已
過旬限丁訴云今正在冬當替只在下牒之日且辨論官
材不合拘以限約廢置又執賢能以歲時入其書豈可無限

對

牛聳

用行捨藏宣尼所誠難進易退老氏格言伊丁劾官先甲
入用曾未浹辰見代而解乎印綬已在後時叅選而趨乎
衡鏡雖牽絲失位情有可矜而如綸與能材或無取誠宜
委命而去何至滕口與爭但使如珪如璋不僭不濫予旌
自辟仁遠乎哉今則天鑒孔明星即守法進退不遇斯害
也已吏曹引乎周禮前言是徵丁意味於隨時厚顏何格

告令知分用止躁求

同前

敬寬

底祿命賢諒存於考覈懸象班令克定於程期無慢國經
必遵王度苛言丁矣庶得人焉登書拔才量能授職始望
政成人化冀及三年而乃褰服抽簪曾不累日屬叅選限
勅而諧訐過時徒思揚己露才豈可違文破格然已而靡
愠嗟有異於子文留之勿移傷不過於黃霸誠哉廢置定
曰司存引明周典之文詎忝冢官之列興言不失宜室有詞

同前

王沼

任良物官著國典而為重守法立度在所司而靡踰丁筮
仕策名掄材受署既而天書荐委寧俟及瓜之代會府陳
辭重希刈楚之選官纔登於累日時已後於三冬允哉廢
置明乎用捨雖進賢是急冀開取士之門而嚴初不移誠

曰在公之義訴而不納信謂得宜况歲其書事有徵於前
志不拘以限亦何聽於薄言請俟他年無墮舊典

詐假求官判

乙詐假求官科其罪訴云求而未得詐偽

對

蘇寧

為官擇人聿求俊乂強學干祿必正科名彼乙伊何不求
諸已射官明試無聞六義之能藻鏡掄材將亂九流之序
况今唐虞御格才子在官王裴持衡至公選士方聽得賢
之頌寧容詐假之辜顧三面而
斯宅既稱未得
須議減論

知名配社判

甲知名早卒郡守配食縣社糾不法曰恨不及之

對

敬括

駿馬雖死猶聞市骨秋蘭縱敗罔或損香詢訂乃甲名器
無瑕稟諸葛之美秀幼敏足稱韞子然之材能早代何速
恨疑良者守克尚于賢仰之彌高未經旌其閭巷思而不見
聿將配乎縣社裨善政彰聞下人悅勸伊可躋也何其糾
之宜高孔氏之言無取使司之見

文苑英華 卷五百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五

判十三

禮賢門二十七道

小吏歡言判四道

薦賢能判五道

寢廷部人判三道

志行高潔判一道

舉抱甕生判六道

貢市井之子判一道

選人代試判一道

拔萃相非判一道

取名士判一道

教胄子毀方瓦合判一道

試選人繼燭判一道

徵辟不起判一道

無出身判一道

小吏歡言判

景輿小吏歡言倨見功曹將黜不伏

對

康子元

義在斯合借容猶重於將軍道或可存縫掖未經於太守

景歡言小吏將疑十五之詩倨見功曹無近三千之律耕
耘禮義儒行已申於仲尼嘯傲風雲高節未屈於光逸雖
闕循牆之敬豈干銘鼎之科將加譴黜恐乖寬裕希從理
遣無重斯愆

同前

毋嬰

聲同律和氣合形比渡遼捨鴈門之守獨挹書生中郎捐
座客之談方迹處士吁惟小吏職在含香光逸有著於美
名李斯果昇乎列位神期暗許能紆長者之歡精義其同
何廢達人話功曹望慙樂廣才謝范滂空嫌倨見之輕
遂啓黜賢之責不省諸已翻欲退人巡覆再三匪聞其可
磁石非曲針之取武魄無俯芥之收捨凡就能幸從其議

同前

鄭少微

智士敏德難進易退明識流鑒察微知彰與善無求於貌
恭選能何限於廝役一言而善三語攸并交匪竭歡談仍
詣理不乏吾事在小吏而非辜無速我尤何主吏之頗類
不從棄黜深謂得宜

同前

景與小吏歡而且言不勤無傲之心旋得有皮之刺恭匪
近禮信則承羞黜而未甘或難奪志若使才不足美急而
可尤必也德有可甄倨而何責徵諸故事折有其倫羈生
見重於抗詞元淑無嫌於長楫與其請過寧取優賢

薦賢能判

甲薦異能之士三詣公車試皆高第表請錫彤弓矢廷尉
致詰詞云三適有功

對

趙子餘

建官惟材言刈其楚爲政以德行歸于周甲徽華國章夾

輔王室允茲好德是用進賢禮盡異能泰然登於漢室策
選巖穴咨爾置於周行既三適於公車宜九錫之觀國且
得臣敗楚失在子文夷吾霸齊功歸鮑叔寵錫既傾

於彤弓將命必議於太常致詰豈煩於廷尉儻
任刑而廢禮猶越祝以持庖既見侵官未能唯命

同前

甲何人斯惟曰舉善士異其行光乎薦能如祁大夫則仇
讎不避若隨武子乃管庫先登才膺明試雖公車之是辟
事匪專征豈彤弓以為請名器不假車服以庸信有德之
可嘉終無功而何錫致廷尉之詰雖三適稱勞異諸侯之
勲而百矢奚用典禮不易事義斯存

同前

沈東美

舉善惟微知人則哲妙聞音者識窮山之竹能追芳者賞

幽逕之蘭甲位登八命才高四岳言刈其楚有異錯新載

繫其駒屢聞驪首文舉之昇一鷄陶洪之披三國志陶丘洪

塗披二龍曷足思齊寧將比價懿茲擢桂便請錫弓自伐字疑

誠則躁求議功何妨懋賞稽諸漢史軌躅照然名器不可

假入升降固宜合禮爵土互錫理或酬功矢斯張雅符謬

請六卿司過三適胡為

同前

王昌齡

俾爾公侯敬服王命乃升賢俊昭宣訓典惟甲蕃屏有垣

既孜孜於審擇黜陟咸若亦賢賢而修貢三詣三適登漢

室之明科九德九徵贊虞臣之寅亮有如取火於燧故能

任事加爵且汝惟勿伐則維珪瓚不誣今也自賢豈曰彤

弓是允與其表請孰若謙光廷尉有詞匪伊妄作

同前

劉潤

唐堯稽古時謂能官周文小心號稱多士雲龍感召鸞鷟
充庭蒲璧交衢弓車荐委薦異能之士株非常之德遊太
學而橫經詣公府而高第躡足千里同主父之三擢桂林
一枝耻公孫之十上爰求九錫之命以旌三適之功惟甲
書生可貴能移太守之尊小吏雖卑猶奪宰君之望在道
雖云可重傷倨無宜寘刑理在優賢不勞加黜

此篇惟甲以下
四十二字疑誤

寢廷部人判

舞州別駕豆盧安舍正寢廷部人乙弗乾公事稟而後行
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對

貞峴

端右之寄古人爲難光我大邦抑惟良政豆盧安雅有通
識率由舊章呂虔推其佩刀諸葛稱其驥足好問則裕高
步於丘門有道可尊且懸於陳榻舍茲正寢廷彼部人

飢渴良圖咨謀雅道昔干木賤士文侯尚且軒閭侯嬴
匹夫信陵以之虛左重其所部望古何慙舉此爲非愚所
不取

同前

豆盧安幸屬清泰早襲衣冠陪去獸而宣風贊還珠而緝
化題輿就職行聞仲舉之風展驥臨人坐振士元之躅委
於正寢廷茲部人罕言私情但舉公事乙弗乾既奉嚴命
稟而後行論情未越於古風據理何乖於即事王子之臨
東海雖未贈刀盧君之撫南康終其化鶴所司妄舉終有
昧於條章安既有推詞請從於緘默

同前

劉光

王祥望職久著傳刀龐統良材收稱展驥承上接下故宜
自己而行舉目提綱或可稟入而借如鄭產流譽尚採鄉

校之言晉侯質疑猶聽輿人之誦則智有不達材有不通
江海以納流為大君子以訪賢為美子賤之居茂宰實稟
度於邑人何晏之任尚書止關懷於談客孔丘既稱其善
史臣不叙其非按舊章而可憑明所司之妄舉安令不伏良
謂有詞

志行高潔判

得甲志高潔遂為時人所宗有司詰之曰景前時以為通
而今以為介是不恒人也請斥之甲云景雅尚自若而論
者或異不伏

對

李暄

國著進賢之賞人思類能之用欽崇慰薦敦固引繩野無
遺才邦有大任甲方伸己志將舉所知毛玠當仁克尊徐
邈孔融明敏無棄禰衡見機一作貴乃通達之人失道為草一作井
皆可疑

介之士隨乎去就順以行藏不會適來之時將疑過後之
行寧問管鮑之厚孰存莊惠之深其於有司未曰知我居
然請斥何哉失辭

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不伏

對

王利器

大道潛運群動無心明王德亨庶物適遂由是山栖谷隱
常有居巢之人鬻蔬灌圃一作園時聞抱甕之叟屬蔬冕側
席載勤於夢卜繡衣持斧傳訪於丘園皇華以知無不為
誠朴略之可尚或人以多聞博識明渾沌之非真跡初兆
於行藏事有同於倚伏舉者縱非折衷猶或獻斧科者貴
叶平反無宜一作疑實棘愚之寡見告記為宜

同前

王泠然

使臣巡方天子錫命有能利國無待受辭况詩著考盤易
稱嘉道清高勵俗義道周身致為舉先可以師者御史歲
觀風物夜動星芒路出河東載馳驄馬地疑河上便遇真
人將觀善以懲遠遂薦賢而報國逢萌既達疑作威辟莫
辨東西法真一作慎又作振非不以禮迎何能進退由是黃金見鑠白
王成瑕雖莊周道心以枯槁非本而子貢利口乃渾沌假修
人既無情罵叔文而稱矯州寧妄罪鞭甯越以成威

同前

馬栩

濟濟以寧寔惟多士茂茂所貴其在旌賢且抱甕之生代
稱高尚垂竿校釣寧殊謂水之公灌園鬻蔬不讓漢陰之
叟御史以皇華動俗驄馬生風有隱逸而必求無賢才而
不舉今當所薦理合其宜復有澆薄之夫淳和詎識季孫
讒於子路未損其容武叔毀於仲尼何傷其德寧使挂瓢

之輩道以矯時飲犢之流人稱為妄州司處斷未曰通途

同前

張景

弓旌待士束帛徵賢授方任能察言觀行雖三微改運文
質有殊百代可知風聲不替國家克明後德無曠庶官多
士斯聞得人為盛猶恐考盤有作邁軸生詞思草澤之遺
芳憶山泉之逸賞傍馳鶴板博訪龜枚將求異等之才載
下非常之制方書執簡直指觀風澄清之道莫聞黜陟之
宜且昧海隅沉隱未薦褒衣漢陰矯識翻稱抱甕詳延不
中使司自是踈遺混沌假修野老若為加罪

同前

張法

詩詠考盤易稱嘉道聲流載籍美播丘山誠出處之多途
乃蕭蘭之或致至若丘中一作丘老圃漢上栖神跡徒挂於
幽閑名未適於束帛既而金潭洗菊不暇優遊玉甃滋園

徒施混沌御史秉驄按俗持斧臨人有悔必彈聞善斯舉
然以羸瓶小節抱甕微流賁然來思竊用多愧或告云矯
深紊前聞生也不甘如何厚貌

同前

世道交喪文質平易朴略之緒眇焉不退混沌之萌去之
彌久眷言持斧疋我王職將鎮風化是旌漢陰子子干旄
雖得詩人之詠悠悠抱甕仍招孔父之責或者之告不其
宜乎假修之名於是驗矣然刑克以當道真存肥甯越尚
不致科巢父如何結罪免夫度外竊以為得

貢市井之子判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為省司所詰甲云集作稱羣萃
之才集作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對

白居易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
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
翹楚誠有惡於裨販諒難捨於集作其茂異棟金於砂礫豈
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
失德不可以賤廢人況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
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是限州申
有據省詰非宜

選人代試判

得乙充選人識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
云實不知情

對

前人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以集作而心拙必代斲而手傷
乙情匪容斲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

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貽戚乃連坐而集作論辜察情諒不同謀結罪誠應異罰法無收赦選者當準格論入不易知識名所宜情恕削奪恐為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枝萃相非判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而待命二人乎有相非未知孰是

對

前人

立己徇名則由進取脩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時仁者豈宜棄本厲科懸枝萃才選出羣勤苦脩詞乙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耻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其葑菲失則自求諸已儻中其正鵠得亦不愧於入無尚苟

求盡嘉自致

取名士判

得選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難責實

對

前人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厲時當仄席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騫而方取慮非歲貢之賢儻集作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據實必在研精集作情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虛無益自閉其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教胄子毀方瓦合判

前人

此篇當在五百一十二卷師學門今已移入此姑存其目

試選人繼燭判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對

前人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詞俾從卜夜苟狂簡而無取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羣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握珠有命則從何許集作借光於而集作秉燭及乎考覈罕有菁英屬詞既謝於棟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愈逾集作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徵辟不起判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所司不許

對

前人

脩身獨善寵則若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軒冕

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不集作顧雖忘恤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生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集作是廢君之命場苗不食誠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獎外臣

無出身判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去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對

前人

選調集作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闔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仄席之求無感刻

舟之執況自家刑國移孝資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六

判十四

祭祀一

祭天地嶽瀆門十九道

祭天判一道

祭地判一道

祭星判五道

祭后土判一道

祭社判三道

祭社不奏商均判二道

祭五嶽判四道

祭四鎮判二道

祭天判

立冬日南郊祀昊天上帝所司不歌由庚長奪其俸祿訖去有其義而亡其辭

對

立冬而郊先王之大禮備物以祭國家之舊章祝史正詞孚聖德於上帝牲牲肥脂降景福於明神犧象既陳匏竹

攸設所司莅職寧闕禮經三獻式陳且不乖於祭法九成
既奏何必在於由庚苟辭亡而樂在一作存
辭焉捨之可也
遠茲奪俸無乃非辜彼有

祭地判

有司以陰祀
駢牲廷尉議罪去牧人不供

對

陳謹言

君上事地典禮孔明臣下奉天祀物斯辨以駢牲類圓德
以黜牲奠方祇必齋躬以裸將咸先甲以從事今乃居陰
位施陽禮紊百代之則徇一時之宜豈唯不嚴於神實乃
有覲於國且祭以崇德禮以展敬況在唐堯之朝守禮樂之秩而
享祀顯若牲牲昧如固可杜其不供之辭責其尸位之罪

祭星判

甲祭司人沃盥執燭而獻人數未陳玉而徹奠監祀紀其
失儀甲訴去來歲美惡豈玉能知

對

張省躬

利用祭祀肅敬鬼神不憊乎物實受其祉甲歆司人事著
宗伯當執燭以獻數亦敷玉而備儀何肆無稽之言用虧
有恒之典雖雅有河酌以清潔為貴而傳稱瓘竚在祈禱
則施福善苟違珪璧之所傷無幾薦誠或應黎元之所獲
則多既靡終於舊章奚將表於明德神則不享吾何以觀
糾夫失儀信為得實罪自掇也刑其捨諸

同前

劉廷賓

祭神如在肅事以敬求之髡髻望反諸幽待以精誠同來
當日甲司小職謬乎大義盥而從事情初偶於夙興燭以
終歌理乃失於明發獻牲雖奠禮玉未陳苟類藻之可嘉

將琮璧而何用雖氣均通正自調風雨之期若歲徧祈禳
將從雲漢之祀入刑自同於抵玉論罰不假於鈞金

同前

程庭玉

惟天生人罔不克又所以陳玉帛奉粢盛啓蟄而郊方析
歲稔獻羔而祀用叶時和甲也有司名叅主祭肅慎厥德
明恕而行既盥沃以告虔爰執燭而祗事簫韶始奏謂丹
鳳之來儀奠獻乖方寔鷓鴣之是問禮虧陳玉祭則徹懸
雖以歲美爲辭其如失禮貽譴在祀之禮誰其捨諸

同前

張默之

祭祀之儀精誠爲大陳列之品持玉攸先苟違禮經神將
焉饗故博碩肥腍無禮不足爲豐潢汙行潦有禮不嫌於
薄雖旣灌之後吾不欲觀而陳玉之前故爲徹奠有年雖
不由玉無禮誰愛其羊覽甲訴之詞覺其小失詳監祀所

糾頗謂合宜

同前

孫文臣

天垂衆象地列百神四時祀之廢一不可所以爰命于甲
有事司人如在表至誠之懷惟馨析莫大之福遂能就盥
除穢用燭明儀旣俎豆而式陳冀圭璧而必薦諸具已備
唯玉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詞雖不已其難
捨諸

祭后土判

對

仲冬有事於后土靈鼓不以節法司按罪訴去金錫之過
鼓以格神金能制樂各率爾職斯謂守官國家展禮汾陽
析穀睢上享祀不或威儀孔昭薦鼎已覆於黃雲配俎必
資於清奏神入式序金石克諧坎其以都疑進不失旌疑樂之

時義其大矣哉相彼鼓人佑我祭典理宜徹茲六變以出地祇何得舛此八音坐罹天討曲誠有誤聞迴顧於周瑜聲無可聽關疑稱美於吳札法司按罪其如有詞請議扣錫之刑捨此援椽之失

祭社判

宋元君叩鄩生臯血祭社人告妖

對

李庭暉

罇俎牲牢歲時享獻祭神如在明德惟馨感以此誠膺茲介福先王令典列代通規且有生最靈唯人為貴怨嗟尚傷於和氣淫酷豈叶於明神今叩鄩生之血以克勾龍之祠且送終尚不致殉祭社焉可用人往諫前非撫事不遠厚情據罪在法難容告以為妖或亦未可求言其虐須寘于刑

同前

范仲邕

滅蔡用隱無字興言伐莒獻俘周公不饗馬先猶不用馬人杜寧容祭人惟彼宋君志多剛狠惡有大而必陷善無細而不遠遂取鄩生以血祭社愚管窺此見其傷實多或人所告深符至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達所制後進攸則一作行宜按正法庶革來犯

同前

王元貞

諸侯力爭乃立冢土動衆興事受服攸行同盟之君先尊霸主附庸之國亦屬大邦用鄩子於次睢皆噉宋主將蹶由而釁鼓不利楚家此乃魯史明文殷鑒不遠靜思今者元君鄩生事有符於曩辰何不仁於太甚生臯取血誰其忍之畜不相人獨將何若眷言其事實類傷殘告以為妖仍將未得况明君有道弓矢載櫜生九重而納隍恐萬姓

之失所有此殘酷其如律何

祭社不奏商均判

大社奏樂不奏商均有司將為失禮

對

李昂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於昭大社德洽生人雖烈山已還勾
龍作配而享祀不或國容孔彰鏗鏘雲門宛是天樂備物
致用覺鳴鳳之不飛感靈洞幽一作術識潛魚之入聽是知
樂之至也乾坤由是混和祭必肅然神祇所以丕祐國家
九變具設六府孔脩器陶匏而不奢聲鏗鏘以合雅泂酌
明信神其饗諸非楚使之誇秦異曹翹之諫魯列聖敦典
則有其儀商均不奏豈為失禮

同前

暢諸

五土為社二時宗祀諒殷薦而無差將報功而有序在國彝

典主司常儀方今百工惟時六樂非濫故當明祀之禮從
防暗室之欺宮懸備庭克奏降神之變豐幣在席以表至
誠之款必仍舊貫當憑故實豈吹竽而混音何握蘭而妄
舉內省不疚其訟未孚謬指商均之曲頗動周郎之顧

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對

張秀明

天子遍祭無文成秩牲幣之禮則有司存惟彼恒山是稱
北嶽洩雲雨以潤物森草木而藏景有靈則祀故能視彼
三公執文而行何其誣我五禮御史以寶符作氣雖久歇
於無恤沈辜受欺曾不若於林放按以失禮竊謂其宜誠
合沒齒無怨豈為噬腊遇毒所司不伏雖聞飾非敢陳愚
見以罰白金

同前

張楚

恒山臨代惟嶽降神趙主藏其實符武侯圖以兵勢是稱靈鎮具在祀典眷此宗伯用祭邠寒黍稷惟馨德之是賴牲牢不謹職爾之由苟失沈埋之規何班咸秩之禮匪黷而慢宜其不歆自孽致尤將欲誰咎請從直指之按以塞曠官之責

同前

張韓卿

星開并汾嶽鎮恒山聚氣成德蘊靈藏寶吐納煙雲之秀密邇胡狄之鄉國之大儀實在明祀所司有事期用無失潔牲弊而茂典舉祈懸而藹名茲秩秩而備章佇穰穰而助福山既若是川亦有之抑此沈辜之迹寔鍾習均之祭爰考樂歌與流峙而無別及徵禮號乃科目之斯殊豈得視諸侯之秩薦三公之用苟則有紊孰去不知御史學優

非帛榮高衣繡既觀祠祀之差遂推

一作

簡墨之糾諒為

同前

負押

能興雲雨山川有威秩之文以懸日月祭祀為不刊之典必考前志是謂禮經或忘甲令寧因官守惟彼恒山鎮茲魏國有虞巡狩玉瑞班乎冀州無恤登臨寶符并於代郡干天之極枯地之維先王是崇上公攸視四時有禮珪璧或聞其瘞埋百代常行牲牢不忘於割所司有事故實無稽沈既殊乎大川辜亦非乎小祀山川一作泉反復禮物徒施職業廢隳刑章安捨惠文直指始跡事而平殫尸祝無能遽繁詞而直對不有丕蔽何徵曠官

祭四鎮判

祭醫巫

一作無

閭非是五郊迎氣日復無祀官法司科營州

刺史罪不伏

對

閻抱廉

凡諸嶽瀆年則一祭祭當何日五郊迎氣之辰祀用何官
千里宣風之職只如無閭峻嶠作鎮邊方營州刺史頃崇
望秩自合顯若觀盥率由舊章豈容祀匪其時身不預祭
自貽厥咎何追其懋行朕奠祭之規坐招法司之議準法
科附仍下營州

同前

惟彼營州寔建司牧既班禮樂復典山川遵夏后之前謨
佐皇朝而作乂且醫閭作鎮祀典攸該或每歲以薦誠
或隨時而致享克敷顯若或備牲牲國之大儀先有
常憲眷言州將爰紊舊章消吉日而非時捨祀官而莫
預自貽伊戚其可捨諸如也非因大祭苟為小祀去黍
稷之非馨存乎明德株蕪蘩而誅薦將以昭儉未爽正途
難貽濫罰片言將折兩聽猶疑期於無刑請重推鞠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七

判十五

祭祀二

祭山川百神門六道

不供祭用判三道

百神判一道

祭七祀判一道

鬻辜祭不供物判一道

祭宗廟門十一道

鬯酒不供判五道

太廟登歌判一道

造禴判一道

薦新判一道

掃道判一道

祀玉判一道

犧牲判一道

祭山川

不供祭用判

景奉使沉埋虞人不供其用

對

張利貞

國之大事必存乎祀禮有五經莫重乎祭故肅事享薦雖
不析求而歆馨碩德是資昭報主上纂堯丕緒欽虞大孝
是卑宮室固非為己用崇享祭其以祐人故臨遣制使聿
脩祀典飭躬戒告展事未錯司馬相如封禪書作展未錯事捧玉一作璧幣
潔牲牲盛儀宿設嘉樂具舉川先河後得沉浮之義因方
即陰合瘞埋之禮比時具物責成存乎有司虛中慮事先
令期於使者彼何為爾而敢闕供夫唯虞人不應無訐

同前

李宙

厚德載物山澤通氣珍恠斯產虞衡是職無幽不通在山
川而有事至誠則感故鬼神以是依惟景肅將天威祗若
事典式崇望祀之禮用展沉埋之義而虞人不度祭物有
闕各守爾典美曠於庶官莫恭其職自貽於伊咎請舉虞

人之罪歸於士師之辟

同前

李寧

杜稷五祀山川百靈有國有家是尊是奉徧羣神而致享
環一作理四時而不忒爰以使臣巡行郡縣職茲望秩之事崇
是沉埋之禮式陳典法無替虔恭況徼福假靈沉璧埋幣
罔不祗肅通乎至誠蘋藻方薦粢食不鑿神疑作禮官博士分
典斯務庖人尸祝各守是司事或有違罪將何追且我愛
其禮一有而爾二字闕供由其一作是寘罰神歆其潔克誠何以享斯眷
彼虞人掌茲山澤不守其祀自貽厥憊宜寘平刑以懲不恪

祭七祀判

甲為鹽人緣祀中雷供祭或告慢神訐去於事無失

對

邵瓊之

國禮在祀先王志其嚴潔神歆惟德靈鑒期於肅恭苟有

享於蘋藻固非馨於黍稷鹽入職列周官事供王祭因潤
下之成用備奉上之班司屬夏禴爰臚群祀咸秩享薦饗
於中霽式虔誠於內饗五材之味或爽七祭之容遂闕然
時有異同事有隨變至信為用具一作誠應明心饗飪不虧何
傷介福既異不供之罰難科作苦之刑

百神判

將事百神差日有司不舉

對

講信修睦禮行於時人和年豐神降以吉屬歲陰去暮田
峻至喜農事不作投車告休於是乎具器享薦陳粢戒掌
荅成功於衆神設裡祀於大蜡雖既滌既灌不騫不忒日
遠精擇神將曷歆吁嗟是司不謹有職昔仲尼觀魯助祭
興於喟然今太卜差時儼神失於顯若祝史陳信其多媿

詞司存不舉坐寘恒罰

鬮辜祭不供物判

以鬮辜祭百物不供

對

馬槌

水旱雩崇山川沉埋畢為雨師斗亦司命順四時之序祈
萬姓之福鬮辜充祀於百物望秩備禮於四方事或闕供
罪亦斯得無止風之磔狗同告朔之餼羊卜而罷郊以著
春秋之失祭而廢禮宜校司寇之刑

祭宗廟

掃道犧牲附

鬯酒不供判

太常申博士請供鬯酒光祿以久無匠人且金草不知
所出不造祠部亦以為禮有沿廢不允所請寺執見著唐
禮豈得不行祠部去藉田準令兼給廩犧藉田今或不供

犧牲亦廢用酒無鬱鬯於事何闕寺猶固執

對

趙岳

雍穆清廟必芬孝祀為酒為醴以蒸以嘗執鬯王之黃流香鬱金之美草觀灌顛若居歆孔明鬱人足供鬯人照事司搏彘之築鬻古煮字周禮肆師及果築鬻贊宗伯之裸將自周道崩離禮籍咸滅漢儀草創祀典多滯有徐生之為容非如叔氏雖匡衡之復古未及周監其後浸微不資沿革奉常執典同制氏之鏗鏘光祿菴祠無大酋之湛饕莫行其義徒紀斯文皇聖時乘官人則惠禮司皆好古之美博士有表微之職將盡善而論德同大道之中行豈可以沿廢為言積習而惑未辨方志不監匠人何荊州之菴茅獨供王祭有盧家之蘭草不入國香惟昔肆師位同祠部無為大祭之佐不若吾子之言又以籍田明乎甲令去禮經之逾遠類俗吏之所為且

甸師之給神倉絮粢以供鬼享號文諫千畝之籍崔寔刺數畝之耕亦曰文存不當禮廢使唐禮不備於周禮比犧牲苟供於廩犧慢乎粢盛拒我鬱鬯宜校棘署俾解星郎

同前

揚浚總目作湯俊

祀事孔明必先於酒醴神其戾止亦在於馨香所以實彼樽彝達其牆屋太常恪勤乃職無替司存光祿簡慢是彰自貽伊戚且酒人之職素著於周官酌飲之儀頗聞於班史殷因夏禮斯損益之可知漢立秦祠固典章而無墜本經不失前法宜遵何廢禮而速尤欲墮官而招譴苞茅不入尚責於齊侯鬱鬯廢供且虧於唐禮既不知於金草期疑作自掛於玉條祠部所云奚其不當徒稱沿廢罕顧禮經且十畝陳儀牲牢致用而三清泛薦犧象焉施仙臺所論愚管非測禮虧顛若刑其捨諸

同前

裴幼卿

郊禘有常春秋匪懈人神足以叶祕禮物於焉致和薦黍
惟馨微茅有典爲酒爲醴將見供於鬯人或廢或存具生
文於甲令至如氣交殷臭法變周因始有襲於焚蕭竟將
申於酌鬱灌以香草陳於卣罇備一獻之登歌知百神之
受臧固當所習寧越禮經况乎祀典有崇太常收掌制經
具陳斯品著令元削此條光祿不供自覺罇之罄矣籍田
爲喻誰云井有人焉舊章無替於執文王典豈新於改作
三覆華省徒且慙於有司再覽太常實未乖於彝典

同前

權寅獻

五帝殊功不相襲樂三王異俗豈同常禮是以因事立制
則制施而下從量時署官乃官修而人理苟有其闕誰執
其慙且祭天饗神太常收主鬱大酒正光祿是司率彼舊

章博士諸供而有裕顧瞻新職匠人久廢而何憑夫以誠
敬無文精靈不測若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馨則澗谿沼
沚之毛可羞宗廟潢汙行潦之水堪薦鬼神且虧季簡之
誠何必鬱金之草况國家光膺駿命克享天心合昭穆以
潔精下神祇而誠感酌至玄之酒七廟孔修奏無聲之樂
六宗收序所以鬱鬯之禮見遺而不行金草之司有文而
且闕省司含香推妙起草稱工酌一人之心是言沿廢引
三推之令遽比兼供籍田既不供犧牲造酒何煩供鬱鬯
禮雖見著令式空存請從祠部之言無聽太常之執

同前

國家大禮畢具無文咸秩聲明赫乎上古享獻周於百神
每窮谿澗之毛誰爽棗盛之備太常宗廟收奉禘祫爰司
張君理窟之才王肅儒宗之望請供鬯酒擬實卣罇允得

事宜雅符恒典光祿以無匹不造又用靡草為辭省司以
沿革不同兼引籍田特比犧牲不廢愛禮斯深鬱鬯莫供
司存何劣且鬯人之職須預其財疑釀金草之芳酌充蔓茅
之既灌何得不供所務輒替彝章光祿拒之於前祠部送
之於後事均齊楚得失疑而兩兼理同臧穀亡羊而一揆況
國禮明著安可闕如咸請推窮方結刑憲

太廟登歌判

冬享太廟登歌擊拊大管不作法司料管者詞云鼓鞀不
奏有所由

對

邊承裴一作斐

蒸嘗有儀霜露是感必先金石之序以降神祇之福故潔
粢豐盛年和登也博碩肥膾人力存焉使三薦克終九成
斯辨堂上堂下咨樂正而為節載拊載擊播頌聲而有倫

大管或虧小鞀

一作鼓避諱

攸闕既齊楚以引過奚詔護以合雅

宜寘法司以應伏念

造禰判

景以飴鹽造禰或責以苦鹽有闕

對

田義胄

虔稽祀典類造之禮攸陳緬睇齊筵俎奠之儀當潔景麗
名宗伯展事鹽人白黑孔脩錯形飴而在列玄纁判一作則
備考醴苦而斯乖雖德之惟馨亦或罔吐而物有奠具謂
何獲釐大事闕供小懲非追

薦新判

春日薦新乙不送鹽

對

顏璉

蒼龍正宿朱鳥方春山梅早花沼萍新葉嘗新傳於楚俗

先薦表於周年採蘋奠誠式遵於南澗進櫻追遠首在於西京至若類獸之鹽唯調和於醢醢閩陽之薦恐有隔於蒸嘗請準恒科以懲其慢

掃道判

甲主郊道當泥掃反道甲脩故而除無所改易所由科之不伏

對

經途九軌列以城國通莊四會達彼川梁廣直如弦有文侯之擁篲脩平若砥見伯也之執殳非據蒺藜將樹桃李無使鄣塞用絕艱虞歲絕不除時饗不理甲掌惟郊道侯承祠祭喪者輟哭田燭是為百神以宗方陳明水之薦三條是務式崇新土之儀類築傳巖固將遵於太制殊開京兆亦何更於前名苟難捺蕪足歆蘋藻誠為獻力匪曰犯

刑且泥掃理在恭嚴反道義非變易何必改作方設典功脩故而除足奉虔誠之節棄劾而按未通圻獄之明

祀玉判

甲掌六器不依方色所由加罪許攝玉人闕供

對

顏璉

國有五禮甲主六器或欽若天地或虔奉廟桃符以降神祇辨方色則必臨之以莊敬守之以豐潔使舊章攸叙靡物不精甲忝曰司存宜其祗肅徒尸此職曾不是省六宗有祀已墜虞章三禮何知載懋周典所由加罪亦謂金銘一作全勿言文過飾非方推玉人有關若徵求有志一作自可預論既臨時有乖欲何逃責闕供之罪定罪非遙未知祠祀所須為復陳設所犯待知本坐庶論如律

犧牲判

太常申稱充人養供大祀犧牲不如法致瘦損

對

精靈不測有上下之神祇敬誠無文有春秋之禴祀若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則澗谿沼沚之毛可以羞於宗廟蘋蘩滷藻之菜可一薦於鬼神若無肅敬之心而有淫昏之祀則卜郊非祀國史由其致譏齋戒不嚴天皇於是流譴充人早霑明化忝曰司存職三犧之純養供六牲之蕃物固調其豢芻之食潔其文繡之衣豈容不整羽毛曾無博碩致令瘦損須寘科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八

判十六

祭祀三

封君諸侯大夫門十九道

封君祭判三道

諸侯祭判一道

大夫祭判五道

三命判四道

家廟失祭判一道

牢祭有違判五道

封君祭判

乙祖是始封君祭以不毛所司將為失禮不伏

對

周之翰

封植之規盛自三代享祭之設編諸五禮故存欲其貴梁竦發勞人之言沒憂其祀若教興餼而之歎乙祖幸攀日月視列山川堂構不貽於謀孫廟食遂虧於厥祖乃云可薦孰致其嚴洪業不享其牲牲明懷誰歆其黍稷所司重

從周之訓糾以常刑愚者昧反魯之言尚多紛訟彼不愛禮其能捨諸須寘恒辜雅符通議

同前

武同德

禮經三百列爵五等食菜地以居榮封茅土以建號代不絕祀入其捨諸乙以孫謀瞻言祖德精意以享展如在之儀利用建侯思一作乃不復之始詢諸家祭酌彼周官薦羞之容無聞於肥脂不毛之事有異於菜盛且物貴緣情猶言禮不下庶而乙非妄作何妨儉而合禮既能師古奚事驚愚所司告言頗爲漏略大易自宜窒訟春秋寧伐有詞

同前

張鼎

百王率由禮建方社六服咸若寄切維城列玉瑞以推尊錫圭田以表德綬分四色爵配五等開國稱孤彼旣光於祖業列筵設奠此何昧於家聲言念庀牲空慙掩豆雖展敬於如在果見嗤於不毛葬以大夫禮旣隔於門子爵爲侯氏祭豈及於謀孫親牽之用頗乖受服之名應缺自須聞義能徙何不以欲從人

諸侯祭判

私廟二室將置新主家老毀檐主人訟之所由以非禮免之

對

閻伯璣

毀廟遷主告終稱嗣父昭子穆將順順時之典易檐改塗恐墜恩先之戚義雖仍舊禮則謀新初致孝以觀德終因心而崇敬歲聿云暮祭則有倫守宗祐之威儀率由殷奠考新宮之成或虔奉外除所謂斯人未明古道訟彼家老自貽不臧

大夫祭判

有五品祭寢不祭廟饌用索牛御史劾於寢則以陋於饌則以泰訴云禮令無違

對

常無欲

禮有九命聞之典秩爵惟五品存乎今制以祿饗親追崇
孝敬之道以賢致位周旋名器之間從事於斯無宜失墜
執禮以動何所遲迴然則吾從大夫之名祭中寢而非爽
奉守先王之典用大牢而為過今則無廟予欲何之索而
致牲古亦詳矣憲臣按法操持一作柄特深訴者執詞情理
可據

同前

劉同昇

國政通班書崇明祀朝則監爵載分於羔鴈祭必毛牲取
類於豺獾惟彼五品薦于四時籩豆聿脩履濡霜而或惕
寢門是祭因掃地而致誠克恭行葦之酌或備采蘋之奠
雖夫子立言且云寧儉而聖人行禮必貴從宜恭已習常
情稱偏下因心達孝事則由衷屬避馬申威出漢臺而
有問索牛是劾撫周禮而猶疑饌取於豐祭從於薄過
如不及吾恐失之必存著甲之令一作命請恕先虞
之罰

同前

裴士淹

命分九等以庸制爵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先王所以致理
孝子為能饗親乃如之人茲率厥典敬無忘於如在道有
孚於不黷黍稷惟馨籩豆有楚哀樂相半必覩儉然之容
軒裳已登非復傷哉之歎且禮或豐殺法從沿革無廟於
寢在今今而則然求牲而饌徵古訓而冀失嗟夫御史所
劾恐傷曾孫是宜

同前

顏勝

廟者曰貌死者曰歸神人異業敬則如在牲牲必備祭而
勿黷秩有五品榮加三命誠乃錫類孝能尊先春露既濡

增怵惕之感秋霜已降發悽愴之心雖欲饗親孰爲知禮
祭於寢也自合刲羊祀諸廟焉方聞用犢庖丁展事雖則
無全鄒人將入如何不問令無立廟理歸於寢祭設庶人
之位薦於大夫之牲索而用之非其古也蘋蘩可重豈煩
介葛之犧黍稷非馨寧展蒸嘗之禮精意以享神其吐諸
禮雖微於曲臺罪自招於石室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同前

張鼎

人生最靈塊變爲物儀陳祭禮祀分物數品第有差等威
是列秩牽朱紱雖登命於大夫廟闕丹楹未爲能於孝子
祭寢非約用牛是泰儉以偏下已聞晏子之節禮而僭上
更知管仲之罪蘭臺亥履雖陳膳栢署彈違竟持霜古訓
是則今令未裁且祭寢祭廟既有秩而分求牛索牛豈無
故而殺劾而是誠誠室惕而有孚訴者非辜終履校而無咎

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對

柳芳

孝自天經禮爲人紀事有動於神理迹無昧於生成乙則
大夫位登右職庶極四時之享以符三命之貴飲食讌樂
特牲備舉珪璧嚴奠少牢是如用誠信以符心資豐潔而
致薦是實一作實其訓何糾其違徵之於前固不可罰

同前

顏真卿

侑食以樂執恭展禮皆以辨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
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
而鏗鏘具舉和平不爽必芬承祀胡考之寧舉特且叶於
禮經加牢永虧於祀典人告其僭罔知收伏一作從

同前

盧先之

易陳殷薦書列禋宗於昭孝祠作樂崇德況春冰風泮河
濱有獺祭之魚秋葉霜飛山林有豺祭之獸微物尚爾一作且
生靈一作爾靈伊何且國有十倫仕登三命尊卑式序威儀孔昭
車服以庸祀享寧僭矧惟舉禮無乃用心凡舉特牲者克
從其祀少牢者實符于班失或歸於訟人禮不黷於君子
爲之過矣其在茲乎

同前

馬旒

聖人成能設位待士君子脩業考行入官等威有倫名器
不假一作祭乙爵登寵命位列周行舉膳有存乎禮物敬享無
虧於豐殺既感霜露不忘豺獺是以用禴於焉展牲信以
大夫之禮能行孝子之志緣祀而加誠不違於舊典或人
妄告固未適於時宜雖二簋之可享豈少牢之爲僭此其
禮歟固無尤矣一作焉

家廟失祭判

爲大夫家廟初成將享之夕牲死入告其違禮甲楨本牲
對

宗廟爲先是營宮室犧賦爲次則備牲牲甲運偶光華一作
舉羽成儀飾必復其始遂見稱家利涉大川爰假有廟一
昭一穆佇列蒸嘗經之營之旋終黜聖詳夫豐禮崇彼附
儀方有聞於容聲何不務於豐絜且始養爲畜十日曰牲
未就質明之期忽斃致齋之夕萬化先往寧俟剗剗三廟
便陳實忘嚴敬用過乎儉誠不在斯事神則難深宜捨此
祭器不鬻明君子之雖貧牲斃則埋乃先王之制禮靡尋
典訓苟務所懷縱匪若教之憂終近晏嬰之隘祭則受福
義必闕如刑以正邪孽何可寔以本牲而文過豈精意而
爲心實昧惟馨宜懲彼黷

牢祭有違判 一作火牢祭判

孟王具少牢祭仲 已遽執畢入贊者告已有違已云以備失也得禮之中何乃妄告俱詣博士定博士曰禮和為貴豈在爭乎科贊者不伏

對

張大吉

博宗將禮以祗祀事命滌宿官存乎饗獻執觚奉爵理必祖於敬恭藉茅設洗事無忘於豐絜惟王榮班命數羔鴈同行擇日筮尸將行懿祀克牲視物且祭為先列羞鼎於門枋升俎載於階序巾盥在手錯核旋陳配平仲豚肩之陋思由也尸堂之禮仲已恪恭所職持畢而來仰觀好雨之星欲理如湯之鼎此乃思無出位舉不失宜贊者有言事同差舛博士科罰理宜當深故椒舉規過須有媿於國僑張湯用法將無慙於虞詡請從寬典無寘急刑

同前

張綬 總目作瑗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籩豆牲牢非無升降大夫命士亦有等威經禮孔明宗祀無替永言特牲之饋寔曰宗人之職筮尸筮日以崇賓主之儀東序東房克明兄弟之位況舉鼎告備雖符將禮執畢先入未或憇儀既南面以當階又尊主而備失其動也中伊糾胡為適明贊者無稽更彰博士同惡周旋既無失墜小言則亦何傷造次曾靡儻違知和豈能為貴憎其禮物博士不利於操刀正以刑書科者乃得其資斧既厚誣於君子亦淺之為丈夫將子甘心無或滕口

同前

劉系

祭者曰薦申其至誠鬼之言歸于以明德欲祠祖禰 一作欲祀祖必擇牲牲苟爾儀之不脩則其咎而焉往孟王三命是服

匪懈既無忝於孝孫將有事於皇宿尸祝致償初設位於廟中執豆陳籩終展禮於堂上相彼祀事居然可觀饗以少牢俾申於孝享用其柔曰願接於神明周旋自適於等威終始不忘於齋敬執畢而入信鄙人之知禮卒事無規奚贊者之妄告徒質疑於博士合書罪於斯人

同前

李子珣

祭惟備物往籍攸先禮以貴和前賢所重苟初事之不曠在疾徐之可容相彼孟王將有事於牲具瞻言仲己乃無何而畢入誠則恭不失備遽而中規俎豆之事載陳金石之音卒奏夫惟贊者忝預於斯既曰偕行還宜共濟安得縱茲大惑發彼小瑕殊成子之不恭禍徵受脤異陳他之如忘豐起臨盟以懈怠之見規則聞前史因備失而歸罪且未合宜事貴無違禮崇得中請從博士之議庶叶隨時之理眷言贊者可無詞乎

同前

張子琳

祭禮崇孝祀事孔

一作克

明既前期筮賓亦將獻諏日於是闕

廟門以展禮所敬在供列有司而行事不舉違犯孟王義

重五經職惟三命有豐卷之位不請因以用特牲

此句明周

公之典據少牢而乃給然尸祝甚儼雷

通作

洗具陳剛鬣

柔毛則云肥脂簠簋普淖所謂馨香宰人銜命以抽局

見儀

禮注局

鉉也仲己遽資於執畢又以舉肉在禮寔曰無違贊者

則那每事奚其不問患既自撥爭乃增羞博士勿謂於貴和贊者終宜於伏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九

判十七

祭祀四

雜祭祀門二十八道

祭闕頌告判七道 大夫菜地祭判二道

庶子牲祭失禮判一道 士祭判三道

足士大牢祭判一道 士不合設壇判三道

用牲于門判一道 歸胙判八道

祭器判一道 祭器奢替判一道

祭闕頌告判

所司有禮事不頌告所由斷徒訴不伏

對

裴子建

禮典之制期諸豐潔裸鬯將行無宜批禘是以有司卜日而頌教所由先庚而讀法故能籩豆有楚殷薦聿脩皇祖

降歆萬壽收酢孝孫有慶百祿是荷若後時而不陳則臨事而或闕偶俱罹謗須一辨明彼以不戒視成居然有罰此以未承憲令無狀可明俱曰官臣當須慎守既一作自賄伊怒尚曰奚為

同前

常建

祀事孔殷以供百姓禮容是肅疑作崇三獻興言國典厥在司存頌之猶恐不供不頌將何集事俾左社右廟奚棒弊薦牲方澤圓丘曷焚柴埋玉欲加之罪安得有詞必也禮或重輕法存降殺將定所刑之典須明所祭之神議以從徒宜其後命

同前

祖詠

祀事孔明展誠告備崇享獻之道則歌舞其牲嘉滌濯之容則詔相其禮取則不遠聞斯行諸政貴有恒人用不撓

雖小祭大祭課乃義疑而職人充人曷不頌布況卸疑作卸罰麗事職汝之由天子有司足堪自訟龜玉毀擯曷所逃刑

同前

薛彥國

國有祀典以和神人思不出位是主蠲潔苟越率履不承權輿難乎守官宜以窒惕所司實掌其祭或承之羞備物不頌於職人戒嚴有乖於先甲遂使奉牲之告不及於肆師降神之典無聞於六變闕而為罪宜灼薰心過而必聞自貽噬腊詳諸秋典俾罰鬼薪

同前

郭庭誨

於糾禮官無辱祀典欽若天地肅恭神人如何有司失其頌告將季氏之暗失由也之質明致使禋燎不供難為魯祭燿火無設便乖漢典宗伯或差於三望太常乍闕於六宗職此之由而褻其守而天職有禮罔不克集寘以徒坐復

何疑焉

同前

梁棗

受福之祭固存乎肅恭出令以言實在乎頒告繫有司之不腆乃事神而未達不能先備禮物預頒祀典存彼舊章介茲景福雖自牖納約所貴齋心儻入廟未知將何措手若也禮則斯缺人心匪虔信且未孚福將何有且祀有大小罰有重輕大則侮寘於徒刑小則宜從於笞坐須明大小方辨重輕

同前

薛大球

祀以追孝祭以馭神厥儀孔昭執事有恪欲使粢盛豐備祖考歆黍稷一作黍之馨珪璧允植川嶽享沉浮之薦所司不供其職俾人用迷鍾鼓或闕於鏗鏘籩豆恒乖於踐楚法既將紊神其舍一作吐諸且無翼翼之容曷降穰穰之福

自底不類噴有煩言固乃曠我之官告曰轉爾于恤斷從徒罪斯乃銳乎翻事言焉其何補也

大夫菜地祭判

得宗人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保章不恭本職輒事左道人云菜地所祀

對

抑覲禮

天子建國法合掌於三辰諸侯立家禮許脩其五祀非直為之糾禁抑亦辨其名物各有職守無相奪倫至如日月運行陰陽消息乾坤測度之法山川沉埋之義蓋存公道希憲於觀臺豈合私為輒陳於菜地宗人所祀正當左道之條保氏所陳深得禮刑之制

同前

王志悌

三代命祀厥有禮文六官陳殷匪無名秩思不出職舉必

在公神人之官各恭爾位俎豆之事實有司存伊彼宗人祭於菜地苟不失禮夫何間言殊季孫之見嗤振疑作于岱嶽異晉侯之有疾不祀羽泉今茲掌彼三辰不脩其法紊我禋祀之道以猶鬼神之居祀辭奚論名物徒辨不以為禮神其享諸保章祠彼上玄昔疑作習茲左道不恕其咎何所逋逃

庶子牲祭失禮判

得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其家人告其失禮辭云宗子為士不可以貴就賤

對

王緯

霜露孝思朔月一作日殷祭申其爵祿格以祖考苟或違經是同疋嫡相彼庶子命為大夫體異承桃位踰齒族固令奉其常祀從以大宗獻上牲於歲時禴介子於工祝使

倣然之歎不絕於聲如在之義復存于目乃黷于祀典越我巔毛恃肥脂之牲牲或將或肆繁豐盛之黍稷于豆于登假一作暇祖禰之恩二重寔疑於夫子竊蒸嘗之薦三廟美取於私家仍聞就賤之辭豈聽如流之責是誣之祭人何以觀

士祭判

為士殺犬豕或人告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不身踐誅去有故準禮不生

對

陸泌

禮以制人命以防慾是彰品秩無取僭差苟豐約之不踰於德義而斯美乙周行已寘忝曰王臣班列尚微蓋為至曾靖恭其位不虧莊敬之文當官而行既不越於時或執禮以動亦何恤於人言屬霜露既零春秋匪懈爰脩饗

祀載展犧牲近彼庖厨雖則踐於血氣潔茲犬豕頗亦薦於夫疑膏既禰有故而殺難議不經之科或人詞存宜以麗法

同前

曹詵

禮標寧儉士有等威苟不體於牲牢則無儀於享祭惟乙命士克由舊章入戶儉然感四時而展敬祭神如在瞻一廟以忒思告全將啓其血毛備物乃利疑判於犬豕修戴禮而不忒豈呂刑而可加或人何斯居然昧識好生軫憲徒有效於愛羊速訟不稽寧無慙於相鼠雖庖厨可遠身踐一作則誠爽至仁而蠲潔在躬親割乃允享主敬禰以有故于何議刑

同前

崔署

孝子饗親祭神如在主人肅容式晏以術籩豆有楚無償西隣之言餼奉不竭是陳東道之禮觀取為士聞斯行諸

日殺羔羊尚流詁訓歲羞犬豕何爽大經同燕入愛疑恩雖踐血氣異楚氏之業終遠庖厨將食節而事時豈厚昧而腊毒或人與訟捨禮何之有孚致辭勿問元吉

正士大牢祭判

正士大牢而祭

對

祀典所興人倫共仰違越行事章程不容正士下流陋巷微物竒材有慙於梓漆利器無違於干將事于鬼神陳于俎豆如在申敬惟馨展禮著於行潦無妨於預祠輒薦大牢載虧於非月既斯故犯宜寘于刑

士不合設壇判一作大夫拾判

甲嘗有大事拾于王父及其曾高遂設壇為壇或曰僭而不經甲稱且有後命

對

祭盡於敬是敷孝享備其鼎俎潔爾牛羊克享濟濟之容
實受穰穰之福眷言宗廟罔黷蒸嘗甲何人斯每事無問
于彼袷典昧斯國經靡虔於寢之儀苟踰立廟之制有禱
而祭實越等威我高我曾雖罄由衷之道為壇為墀且貽僭
上之責前言匪習後命奚施待窮越禮之詞然正恤刑之典

同前

劉公輔

聖教因親入事有禮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眷言於甲慎終
追遠袷父至高展于孝敬將序昭穆以列尊卑神明始交
哀樂兼半祝史陳信曾無媿詞彼或何為忽乎興訟然則
五廟諸侯大夫此之等差非無典誥儻貴通五爵甲稱固
則有憑如位列萬人或告不冝無當請責名品方正刑書

同前

孝以思親祭之如在既申休惕式備蒸嘗惟甲承家方茲
主鬯遵先王之法有事宗枋讀非月之書方申禘典既而
享獻其潔壇墀克除在祀之敬不乖陳信之儀無闕有何
所犯旋告不經請從後命之詞靡取無稽之訟

用牲于門判

洛水溢有司用牲于門或非之云苟濟於物祀之何爽

對

瞻彼洛矣其水泱泱雲澄綠潭樹夾青岸天作霖雨時惟
浸溢縱栢舟而難泛豈一葦之可航永惟主司能業爾職
載懷黔首用祭玄冝巨浪無倪已不分於牛馬明德可恃
乃展敬於牲牲漢皇之歌彰夫舊史周官之禮著自前聞
何彼人斯所謂末學事則有據非將美為

歸牂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對

康子元

無文咸秩既重於肅雍有功則祭或防於跛倚甲以棘匕
方載式預監牲茅縮以陳遂聞歸胙餽食煙達應非尊者
之餘胙致日嚴自入先生之饌用此而祭頗乖闕里之儀
未及於刑須黜平輿之議

同前

晁良貞

精意以享敬于展牲率禮莫違洽乎歸胙甲以膚敏典司
蒸禴分以貴骨爰剖介葛之犧奉乎高堂用入老菜之膳
恩必逮下子道或霑其食餘祭示有先神理詎歆其餽末
既比慶封之祀難許叔氏之禮

同前

毋嬰

宗廟崇儀禴嘗明祀先王有以尊祖考歷代所由追饗敬

惟甲趨名奠奉蒸羞與於蜡賓非喟然之有歎侍於邦祭
闕立者之無跛接神旌而下御來盡恭肅送靈驛而方行
去昇微滅眇威儀之弁奕期降福之穰穰已而往辟去除
笙鏞則闕罷儀於國休事于家致胙以歸奉其親乎則可
既餘為餽因設祭而何乖永言禮經瞻所祠一作祀典匪伊
天降寧惟地出有誤於事貽謗何追

同前

鄭齊望

三才既分六宗爰設或因地事地或因天事天明堂尊嚴
配之儀清廟崇禘禘之典國之盛禮其何以先神之至誠
罔不或降於棗陳以簠簋薦之犧牲瑟奏空桑管吹孤竹
甲言參大享監彼有司獻灌無虧福祐收洽貴骨以頒於
高品賤禮疑作體仍霑於庶寮他日鯉趨且聞歸胙今朝神
惠更用祭先錫類之美則多黷禮之嫌宜避

同前

違述

郊廟蒸嘗春秋禴祀執膳成禮受胙為榮甲位列周行職
惟神監舉信從政須慎威儀屬有褻宗枋無虧肅敬鄙人
問禮非唯黍稷之馨祝史正詞抑亦牲牲必備既而三獻
徹俎肆夏尸還天子多歡始預受釐之福先生有饌遂欣
歸胙之榮初則視膳在堂終則降福于廟雖必嘗君賜頗
取則於前規而不捨餼餘誠有違於昔典非復必齋之慎
審乖如在之儀何慢神之致尤惟失禮而斯取

同前

袁暉

餼餘不祭昭彼前聞事且違經慙於達者甲忝居官序或
陪精意悅分胙以言旋彼鄙過屠而自足瞻白華之養孝
則盡誠昧非月之言理難逃責遠侍知禮雖惡於鄙人近
取恤刑宜寬於漢典

同前

牛上士

祀祭以神官司執事昔者由也曾陪季氏之庭孰謂鄙人
每入魯侯之廟甲既策名朝列監享嚴禋剛鬣柔毛不化
庖人之饌白茅醴酒遽聞歸胙之榮食美思親無乖孝養
餼餘有祭暫越禮經柴也之愚雖聞小過參也之魯何妨
大倫以禮許人則吾豈敢棄瑕錄用將子有聞論情雖欲
薄言與進未宜深責

同前

單有隣

甲幸被曲成官同直指不被一作澤宮之誠與監清廟之
儀執燭薦腥禮循朝饋崇牙樹羽樂遽撤懸方致美於吉
蠲即同頒於福由榮仍在已祿逮其親詠蘭陔之詩晨昏
少力申綵服之養烏鳥多歡用廣中厨因茲外胙為中之
道始則著於先嘗食父之餘終必歸於致祭且聖人制禮

祭示有先夫婦各差父子異數盡於是矣何所疑焉

祭器判

少府監申稱太常寺牒稱須造罇壘彝器并舟先不詳形
狀制度請裁下

對

崔翹

先王制物禮器為先商周虞夏容形各異象罇之義爰刻
象以成形玉笋之名遂以玉而為飾壘雲采采如開五色
之雲彝鳥軒軒似翥六時之鳥舟其足也夫復奚疑少府
自有常儀太常非無舊準更請裁下未爽公方至於規模
一作並在於此如愚管見謂叶通途

祭器奢僭判

甲飾祭器以連行劾其奢僭詐禮也

對

殷之六瑚罔之八簋始有列於雞象終見繫於猴豚陳其
犧牲備以鼎俎用嚴莊敬則著品章是以有舟有壘資適
用之恒理廢禁於禁分貴賤之攸宜賻布之餘則以是其
畫布之幕則見將施苟禮典而是違信奢僭而逾陷甲桃
廟其主祭器為先方用展於蒸嘗忽謬崇於樸斲博以庶
物損其葆大考揮風之妙思得天巧之良工規制旋開鱗
甲斯覩開絃疑作樂影宛似出於重泉擁劍潛形坐見儀
於四豆雕其物象紊所欽崇一作承一作況黍稷而非馨何刻畫
而為用且外骨內骨連行仄行同於剗劓之功以儷陶匏
之器非取義於鄉士本嚴禮於邦家託以私門實忘公憲
同管仲之鏤簋昔所為非疑季氏之舞庭孰不可忍此而
捨罪予其何誅尚未覩於緘吞一作口一作實有違於噬嗑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

判十八

喪禮門上二十七道

不供夷盤判四道

毀壞壓死判四道

木墜誤壓判一道

溺死判三道

復以冕服判七道

縣君死復判一道

哭子哭夫判二道

所知哭寢門判二道

里尹為主判三道

不供夷盤判

三品喪事夷盤不供司儀云時所不要

對

常无欲

喪也寧感禮亦從宜思有厚於大臣義不遺於小斂今位
崇三品名謝百年國章自書其禮物有司豈怠於供擬若
春羔已獻在凌室而須開夏蟲正疑闕夷盤而不可自當

曠官之責何待司儀之按時則匪要法欲何如

同前

劉同昇

喪事收列凶禮克明佐器者存乎有司致用者期於無悵
綴几初設已陳含王之儀夷盤不供何施造冰之禮且議
事以制觀過知人疑作仁必若夏日斯炎晷亡達於牆屋固當
秋露結罪刑宜麗於簡書如或冬凄已冰寒氣方摠則史
魚之殞雖且在堂咎錄之暮終期緩獄理則可也彼其詰哉

同前

裴士淹

凌人掌冰以待邦事深山窮谷居仲冬而益堅獻羔祭韭
事司寒而方出且云一日二日亦惟秋刷夏頒在用捨而
有時於出納而惟允嗟此三品俄嬰六極金章罷去玉隧
方開且疑作具廡衣於庭中設夷盤於床下國之老疾猶或不
遺朝之榮貴理宜從給徒以氣則分乎寒暑用則期乎析

衷司儀所告省括之道雖勤主者定詞挈瓶之智斯得

同前

顏勝

生榮死哀士有恒禮弟喪歸贈國著成規三品云亡九泉
方闕窀穸之事未展懸棺之儀吟榭所陳遂闕夷盤之義
至若夏德方暑自可歸冰冬陰沍寒何煩設器待窮獻羔
之禮方議鷄鳩之刑

毀壞壓死判

乙有所毀壞而誤殺人科其備慮不謹訴合所由為罪

對

韓極

立物有恒堅樹在始繕而不固壞則難支既動作而必虞
將紀律而斯約罰之惟五先明宥一作有過之文死則有三終
傷不弔之者若故誤而先定乃平刑而是察乙則何者率
爾薄言已聞滅臯止災胡乃反脣推過且字之必葺誠備

慮而則安牆或不終將禱壞而誰咎罪有所在焉可逃夫

同前

崔殷

九川既滌是資築護庶役斯起于以僞工俾湍悍不生而
安居作又彼己之乙謂爲何人率作而毀豈增脩而歲事
壞乃致害仍推過於所由言則飾文慮實無備雖壓溺不
弔酌戴禮而何傷而殺人者死在蕭章而難忘論以故傷
闕則是減稱乎誤殺科其不應爾徒有詞吾從丕弊

同前

田季羔

乙惟賤工執用爲事撤彼牆屋嘗聞作向之詩誤此殺人
載犯謗虞之律雖因緣毀壞宜申重典而過失殺傷非無
彝憲毀垣之下入盍遠而去之壞宅之間乙恐非其罪也
且凡所墮圯尤資審慎泉臺構落非梓匠之宏規廣夏攘
崩必鄭僑之見壓備慮欲繩其不謹懸危可恐乎無情既

殊故犯之名請抵從輕之議許其收贖竊謂平反

同前

梁秉

爰有建立洎乎崩毀必慎傷人無至害物何哉主者曾不
任能顧彼匠人豈因和巧旣無備慮且乏周防遂昧立身
果貽誤殺事殊隳壞物異攘崩將壓有契於國僑不弔遂
符於戴禮况造作之與毀壞匠人之與主司並著臯繇之
書合以所由爲罪且人誰無死痛其不終宜用明刑以慰
幽壤

木墜誤壓判

將作官修城木墜誤殺行者

對

五材並用闕石是鈞百堵崇墉麗譙斯起頃以春風折棟
秋雨摧梁雲構俄見於朝傾邊聲不聞於夜泣旣而周官

揆日斲之登登郢匠成風行者擾擾扛木之下危於坐堂
改途而行何必由戶異文王之所避同子產之見壓孽由
己作殃實人與取類憑河有均暴虎唐諱據法雖論誤殺在
禮爲之不弔

溺死判

甲與乙同舟既而甲懼水自投因溺死其家訟乙故殺縣
斷以疑

對

孫欽望

靈長演派資潤下以流謙習坎䷖源含內虛而濟物故桂
林望斷漢臣嗟其水源航菁無因衛女歎其河廣由是剡
木為檝利涉存焉造舟為梁有自來矣惟甲與乙俱因行
邁駕言出遊大川為阻家非漆澁不可褰裳地若滄沔爰
憑鼓棹既而甫辭岸浦喜二子之同舟方駕波心嗟一夫

之墜魄尋漆園之奧旨未昧藏舟考司寇之微言旋驚逝
水至若沃焦不易呂梁難嗣一類士龍之笑幾慚漁父之
勇家人告稱故殺縣司斷以疑條乙則有詞未云甘伏向
若平生宿憾殞命猶或推科如其邂逅相逢自死如何結
罪誠可捍一作悍竿而求水府豈得陳牒而訟官曹不悟生
也有涯將等死而無弔欲使長江岸上式旌孝女之碑筌
篋曲中永作狂夫之曲竊稽狀迹不伏為宜

同前

語稱有朋自遠易曰朋從爾思同氣相求同舟共濟呂安
之懷叔夜或泛黃河之水王子之尋戴逵亦冒山陰之雪
何以仰止欽賢是慕相彼甲乙道契筌蹄汎漲海之雲若
見一作望蓬萊之樹掉倚砂之日方追河洛之仙既而智乏
謀身乖極物覆舟之慎想伯夷而載虧驚濤之遊歡伯

昏而遂遠三命有極百齡俄謝禍兮難倚寧收轉壑之魂
比之匪人忽覩盈庭之訟尋端指狀於甲誠亦可矜據理
詳刑在乙寧宜寘罪何者禮稱不弔溺者已絕律通人情
乙惟一作無咎庶從平典用叶大倫

同前

鴻爐賦象人壽幾何生榮死哀物類同致晝夜不捨宣尼
與其歎息吉凶共同賈誼發其詞賦眷言甲乙俱涉大川
懸流波而得朋理征棹而云邁乙則同舟而濟宛若神仙
甲乃懼水而投遽嗟沉溺波心乍沒還疑觀影之人泉路
不歸更似懷沙之客然則渡河奏曲曾不爾思逝水沉魂
自招其咎家人有訟虛陳故殺之端乙既無讎難寘惟輕
之典簿訴不伏理合哀矜縣斷以疑殊乖部一作察以愚管
見釋故為宜

復以冕服判

甲復以冕服御史糾其違失

對

裴子建

喪筭孔昭復禮收設公侯以下非無降殺用明沿襲且辨
等威求彼平生振衣裳而有處號之某甫冀魂魄而知歸
至如袞冕是陳爵弁斯列用捨之際抑亦有殊甲實伊何
昧我常度未明死者之貴賤罕識凶儀之重輕自可憲章
宣尼每事有問何乃祖述季路率爾而行法則無稽難為
叔氏之許舉而不物豈免先王之誅白簡彈違固其宜也

同前

常建

喪定等列在乎中制爵為公侯招以上服禮則有數甲其
謂何必若錫重五侯寵加八命寢于中雷固當復彼東榮
適在他邦是可升其左轂冕服則頌鐵冠美為如或有愆

于儀不象厥德慙而有作同彼季孫孝則莫彰異夫曾子所謂殺禮宜其聚慝微大夫之轍理既有違論司敗之刑法將何追

同前

祖詠

吉凶殊流冕服異數苟將失制敢用此規而泉壤幽深生涯溘盡綴足斂手初聞於長逝設階乘屋遽見於三號甲也用心審于盡愛尤差司服還惜禮經招平生之衣不有曾子之問加冕弁之服更異邾婁之言相彼豸冠素為人望今將一糾實謂正途

同前

薛彥國

服以命賢喪則觀禮用存升降不易紀律故朝會之序必布常於典命死喪之儀亦辨等於司服指彼甲也復冕其誰必也德亞元良位光袞職隨會有絞冕受命叔孫以車服表庸自可飾虞人以設階命元士而即次取茲驚袞載展升降之禮登彼毳弁或同秦佚之號道則庶乎禮無違者如或秩殊稍食家匪伐冰以陪臺之隸人遂滅裂於喪紀寘之于理誰謂不然憲司所劾既不書於祿位宗伯之義亦孰知其用捨具曰獻狀必也正名

同前

郭庭誨

生也有涯死而必復苟或不率克有常憲故國備典訓禮陳等威藏疑作虞人以具一作設階崇壯一作秋疑作狄士以

奉職若

禱其五祀則事始東榮或問以三號而復行左轂

自適變通之要夫何過差之有惟甲何者以冕而復同節人之失德刺起素冠齊魯俗之虧喪僭彰玄毳既非五等之列須異九儀之品何乃不類祗自塵芳非大猷是經而峻簡斯糾違失之理其難捨諸

同前

梁秉

祿秩之序貴有常尊凶喪之儀禮無越等已矣逝者魂兮
不來死實生哀歿西山於九夜招之望返將北面而三號
既而骨肉復歸精魂無象宛其死矣則無不至且祭神不
能如在神猶未饗復魂不以其服魂將奚依至若在館在
家匪無名數公侯卿士實有彝倫小者則榆狄素紗諸侯
乃衮衣冕服未詳甲也其位若何儻有土之公侯御史斯
為折角若食菜之卿士甲也宜從噬膚

同前

薛大球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書分品命禮著等威苟違嚴律曾是
抵禁稽諸甲也彼何人斯天不憖遺遘嬰六極服以招魄
見詰九章至如受脤統戎建節將命或聞以矢亦日以綏
固傷逝者之魂或載先王之典且甲兮云歿亦孔之哀莫

知王爵之班胡僭弁師之冕必若位應受則邑錫建侯功
有良夫之崇德叅士會之賜亦奚妨升轂合禮一作祭祭
儻或生罔嘉聞死微可作須易大夫之簣豈復諸侯之冕
嗟夫鐵冠所糾請審毳衣是用

縣君死復判

縣君死於路所由不以綏復於右不給役車遞還

對

眷彼縣君征途有疾庚子戒日止鵬生憂辰已臨年巢鷺
起歎東流逝矣北首長辭遽委魄於松門奄歸魂於蒿里
不祿公館須申臯某之儀屬續私家即罷求幽之義禮有
明說焉可輒違準例合得遞車所司如何不給但此壁疑作壁
用刑須窮兩造鈞金察獄必聽五詞公私之館未明左右
如何定罪請更詳委方可要終

哭子哭夫判

哭子哭夫事

對

喪子之親哀情已極喪夫之婦為死難勝非無寡鵠之悲
豈息驚援之痛然則喪夫喪子悽感雖同而哭子哭夫禮
儀須別穆伯之卒已有前規敬姜告言一何無識縣承行
罰之日於禮已違發婦指貽之憊在律難恕顧茲刑憲並

合推科

哭子哭夫判

李氏夫子喪哭不捨晝夜鄉人造違禮

對

李氏令質幽閑秀容綺艷事夫有道荆釵見美於梁鴻訓
子多方布被推賢於孟母為善必應天乎不仁三徙靡依

兩喪相次歌枕之淚空灑倚廬之望莫依不捨晨昏深符

禮制一作則

所知哭寢門判

太史令緒所知亡哭於寢門之外人告違禮

對

諸葛若驚

歲月驚過人生若浮棲露不居空嗟溘死截颺易往共盡
何言令緒歎交臂之無依恨同心而遽失瞻九原而長想
白日何年撫三益而傷魂青松上月雖墳未宿草而室無
其人同伯恐用檀弓伯高事蓋荀子筆之奄終類一哀
而出涕寢門興慟未見其容外野申悲嘗聞斯旨致哭雖
稱失位寧戚亦著前聞禮貴因情夫何推究

所知哭寢門判

甲哭友人於寢門之外友弟將為踈闊輒毆之

對

趙自勵

太虛運化勞息有期聖人制禮哀樂殊節甲以詩稱伐木
義切斷金追管鮑之平生欣然相得鄙張陳之棄置竟疑作
爾無耻一作取臨川興歎逝者如斯怨天地之不仁撫琴書之
空在昔之莫逆把黃菊而思來今也則亡素素車而慟哭
哭於門外禮亦宜之責以相輕誰執其咎且孔丘將聖昭
著格言友弟何知胡然昧議龍頭不見已喪朋從鳳字未
題遽招伊戚非理輒毆宜啓刑書請驗所傷用申明罰

里尹爲主判

乙妹無子寡而死請里尹爲主決曹掾科其違禮許云其
夫無族

對

景少游

乙妹三從靡依一志空繫榮落朝薨寃棲夜臺生則事兄
義或遵夫歸妹死而誰主禮用行乎寡妻夫無執紼之姻
里有主喪之尹雖親不可間義並連枝而事寧取逾禮從
異教決曹謬舉職我之由訴者有詞今汝則盡尚恐邑多
匍匐之子家有不相之隣未詳其宜莫適任罪

同前

閻渙

死生有命男女大綱于其不天可以往唁惟乙之妹華而
無實始窈窕以適人挑夫斯美俄悖獨以處室荼毒何深
生無託於偕老死奄赴於同穴言念夫族曾何子遺嗟兮
隣人復已湮滅乙以骨肉之戚匍匐而來據親則可奔喪
執義不合襄事況臨窆窆復引銘旌諒天窮之人請里尹
爲主決曹雖詰於禮無違

同前

喪則有等自辨於重輕禮之所行亦崇於節制乙以天乎

降矣斯殞其夫則穆伯早亡鄧侯無嗣歿其泣矣何痛如
之永懷夫黨無親因求里尹為主禮則然矣人何非哉且
決曹所稱亦何嘉止蓋以喪也寧戚禮則因情姊憂去官
見稱於陳重弟服去職著美於譙玄斯則事之有由
言也何爽得失相半斯之謂歟

猷一作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